

所三十四在內地者六而沿海者二十八衛所之官各有定員而沿海則特設總督都指揮一人把總指揮四人溫處金衢卽以分巡兼理兵備而沿海則特設巡視副使一人衛所之軍各有總旗有小旗有操軍操有演武場有運軍運有船有屯軍屯有田有地有池有蕩軍器有局而沿海則又備戰有船守瞭有寨傳警有烽墩墩臺衛所之外有巡檢司司有弓兵而沿海居其半

千軍今亦難以一律論矣各衛俱同自後操軍之數姑從闕文運軍二千二百六名屯軍六千三百七十三名屯田地池蕩共三百六十頃一十九畝九分有奇屯糧九千一百八十五石四斗六升有奇運船百九十七艘演武場在錢塘門內右衛同之軍器局在興忠巷

杭州右衛操軍若干名運軍二千三百七十九名屯軍三千七百一十七名屯田地池蕩共三百九十七頃九十九畝有奇屯糧一萬四百二十四石四斗有奇運船二百十九艘軍器局在師姑橋南

紹興衛操軍若干名運軍二千七百六十五名運船二百四十八艘演武場在衛治西軍器局在城南台州衛操軍若干名運軍二千八百九十一名屯軍二千七十九名屯田四百三十二頃五畝有奇屯糧九千九十三石一斗八升有奇運船二百七十八艘演武場在朝天門外軍器局在衛治東北二里温州衛操軍若干名運軍二千九百二十五名屯軍二千七百一十七名屯田三百二十九頃二十七畝屯糧一萬三千八百四十四石二斗二升運船二百七十一艘演武場在府治西軍器局在衛治西南

處州衛操軍若干名運軍二千五十名運船一百九十艘演武場在南明門外軍器局在括蒼驛西路南內地兼備倭者曰寧波衛操軍若干名運軍三千一百五十五名屯軍一百名屯田地一十二頃屯糧三百八十七石六斗運船二百八十七艘寨二曰湖頭曰竹頭演武場在東津關南軍器局在衛治西沿海特設備倭者曰海寧衛操軍若干名運軍五百四名屯軍一千二百四十名屯田地共一百五十二頃三十四畝屯糧六千一百五十石五斗四升運船四十七艘烽堠一曰藍田臺六曰麥庄涇曰朱公亭

曰九里亭曰北臺曰南臺曰三間寨臺寨二曰北浦
曰藍田演武場在縣東一里軍器局在橫橋東

海門衛操軍若干名屯軍六百八十三名屯田五十

三頃八畝五分有奇屯糧一千四百六十石四斗九

升有奇戰船若干艘烽墩五曰磊石曰輕盈曰長沙

曰中山曰外水臺三曰眉山曰東中曰中鎮演武場

在東門外軍器局在衛西北

觀海衛操軍若干名戰船一百二艘關三曰丈亭曰

長溪曰杜湖烽墩六曰向頭曰瓜誓曰山西曰隴尾

曰新浦曰古窰臺一曰西隴山演武場在西門外二

里軍器局在衛治北

磐石衛操軍若干名戰船五十二艘烽墩十曰歧頭

曰平山曰嶼山曰雙峯曰章畧曰沙角曰三嶼曰日

團曰池畧曰洋田臺二曰白沙灣曰黃華演武場在

南門外軍器局在南門外

金鄉衛操軍若干名屯軍六百八十四名屯田地園

共九十九頃七畝有奇屯糧二千一百九十五石二

升有奇戰船二十三艘寨十一曰廟背曰嶼門曰肥

艚曰石砬曰大畧曰大漁埜曰小漁埜曰炎亭曰大

護曰小護曰石塘烽墩十五曰半塘曰尖山曰肥艚

門曰白崎曰馬跡曰鳳凰曰猫頭曰莫山曰上洋曰
畢灣曰東崗曰嶺門曰東山曰蒙灣曰蘭頭演武場
在衛治東南軍器局在武鎮坊左
松門衛操軍若干名屯軍一百九十七名屯田二十
四頃一十三畝一分屯糧七百九十八石七升一合
戰船若干艘烽墩十曰松門寨曰甘壘曰蒼峯曰烏
沙曰盤馬曰車路曰沙脚曰磊石曰荒壘曰蛤浦臺
一曰小高演武場在衛北門外軍器局在西北
臨山衛操軍若干名戰船若干艘烽墩九曰荷花池
曰下蓋山曰趙巷曰烏盆曰廟山曰四門曰方路曰

道塘曰周家路臺一曰羅家山演武場在東門外軍
器局在西北
昌國衛操軍若干名屯軍若干名屯田地共若干畝
屯糧若干石戰船二十九艘山寨二曰遊仙曰南堡
烽墩九曰何家礮曰仁義曰赤坎曰黃沙曰烏石曰
前山曰後山曰岐頭曰松壘演武場在衛治南門外
軍器局在衛治南
定海衛操軍若干名戰船四十艘關一曰南關寨一
曰長山烽墩一十四曰高山曰鷓鴣曰鷓鴣曰汪家
衛曰猴淘曰打鼓山曰硯頭山曰竹山曰張師鋪曰

大尖岡曰大漁灣曰崑嶼曰小山曰長山岡演武場
在小西門外一里軍器局在東北

直隸都司者曰衢州所操軍若干名運軍五百二十
名屯軍一千六十名屯田一百三十二頃二十一畝
六分屯糧三千四百八十九石三斗八升有奇運船
四十九艘大教場在城南五里小教場在西安縣五
十九都軍器局在所廳西
嚴州所操軍若干名運軍一千一十五名屯軍一千
三百九十七名屯田地共二百五十七頃四畝九分
有奇屯糧四千六百三十四石八斗二升有奇運船

北
九十七艘演武場在武定門外三里軍器局在所治

湖州所操軍若干名運軍六百四十名運船五十七
艘演武場在所東南軍器局在西北南軍器局在
金華所操軍若干名運軍二百五十名運船二十五
艘演武場在府治東北軍器局在所西

海寧所操軍若干名運軍三百七十四名運船三十
四艘戰船若干艘寨一曰黃灣烽堠五曰尖山曰石
墩山曰廟前曰岩門山曰赭山臺六曰陸家浦曰丁
家村曰下館曰松林曰褚家園曰橫路演武場在所

旁軍器局在所南

別隸蘇州衛者曰嘉興所操軍若干名運軍若干名屯軍九百九十名屯田一百一十頃四畝屯糧若干石運船若干艘演武場在所南軍器局在所旁

沿海分隸紹興衛者曰三江所操軍一千名烽墩六曰杭塢山曰馬鞍山曰烏峯山曰朱家樓曰周家墩曰桑盆臺一曰蒙池山演武場在所南軍器局在所

東隸台州衛者曰水軍所操軍一千名演武場在所南軍器局在所左

隸温州衛者曰海安所操軍一千名烽墩七曰前崗曰埭頭曰後崗曰鮑田曰店下曰長橋曰丁田臺一曰梅頭寨三曰前崗曰丁田曰下田戰船一十六艘演武場在所前軍器局在所右

瑞安所操軍一千名寨二曰上塢曰東山烽墩三曰錢家埠曰上塢曰東山臺一曰白塔戰船一十九艘演武場在所東南軍器局在所左
平陽所操軍一千名寨三曰風火曰江萊曰汶路口烽墩三曰福泉曰半嶺曰峯瑞臺一曰蔡山頂戰船一十一艘演武場在所南軍器局在所西

隸海寧衛者曰激浦所操軍一千名戰船若干艘寨
四曰西山嘴曰南海口曰混水閘曰葫蘆灣烽堠五
曰秦駐山曰青山曰墻山曰西山曰廟山臺二曰東
鹽團曰東中演武場在城南門外軍器局在城西
乍浦所操軍一千名戰船若干艘寨七曰獨樹林曰
梁尖大曰梁庄舊曰長沙灣曰蒲山外曰金家灣曰
唐家灣烽堠三曰高公山曰陳山曰觀山臺七曰獨
樹林曰益山曰蒲山西曰東山嘴曰聖妃宮曰西山
嘴曰惹山演武場在城南門外軍器局在所前
隸臨山衛者曰瀝海所操軍一千名戰船若干艘烽

堠三曰槿樹曰胡家池曰搓浦臺一曰西海塘演武
場在南門外軍器局在所南
三山所操軍一千名戰船若干艘烽堠七曰徐家路
曰歷山曰眉山曰撮嶼曰蔡山曰吳山曰澆山演武
場在南門外軍器局在所東
隸觀海衛者曰龍山所操軍一千名戰船一十二艘
烽堠五曰施公山曰龍尾曰龍頭曰石塘曰青溪臺
一曰龍山演武場在所治東門外一里軍器局在所
前

隸定海衛者曰大嵩所操軍一千名烽堠八曰大千

日崑亭日黃岩日慈舉日尖崎日港口日橫山日蛤
舉演武場在城外軍器局在所前

舟山所操軍若干名戰船若干艘寨二日沈家門日
千礮烽墩十二日謝浦日石墻日包家日石衙日沈
家門日赤石日接待日小展日吊嶼日程家日石禪
日千礮臺一日青雷頭演武場在城南軍器局在所
前
穿山所操軍若干名戰船若干艘烽墩八日所後所
日西山日黃崎日鍋蓋日嵩子山日嶼山日撩蝦埠
日白峰臺一日神堂演武場在城外軍器局在所側

霽衢所操軍一千名戰船若干艘烽墩五日盛舉日
高山日梅山日觀山日蝦庠演武場在城外軍器局
在所前

隸昌國衛者日爵溪所操軍若干名屯軍若干名屯
田地若干畝屯糧若干石戰船一十艘烽墩四日公
嶼日沙嶺日中路日惠水嶺演武場在北門外軍器

局在所前

錢倉所操軍若干名屯軍若干名屯田地若干畝屯
糧若干石戰船一十艘烽墩五日東門日前山日中
保日杉木樣日莆門演武場在西門外軍器局在北

門裏

石浦前後所操軍一千名戰船二十艘烽埃六曰下
舉曰馮家山曰松舉曰後山曰土灣曰前山演武場
在西門外軍器局在所南

隸海門衛者曰新河所操軍一千名戰船若干艘烽
埃五曰洋嶼曰泥舉曰爭應曰新場曰盤馬演武場
在城外軍器局在所右
桃渚所操軍一千名戰船若干艘烽埃十二曰石柱
曰中舊城曰停嶼曰嶼頭曰下舊城曰爬孛頭曰長
跳曰望大樓曰大荆山曰獅子山曰酒井曰蒼埠臺

曰桃渚演武場在城外軍器局在所前
紆跳所操軍一千名戰船若干艘烽埃五曰茅頭曰
後沙曰拆頭曰大漁西曰小漁西臺一曰高鸞演武
場在城南軍器局在城門內西

隸松門衛者曰隘頑所操軍一千名戰船若干艘烽
埃九曰雀梅坑曰長沙曰峽門曰驪頭曰後灣曰江
縮曰靈門曰會蓬曰長山臺一曰白巖演武場在城
外軍器局在所前

楚門所操軍一千名戰船若干艘烽埃十五曰漁井
曰洋坑曰馬鞍山曰梅舉曰塔山曰泥湖曰楚門曰

丫髻曰石橋曰清港曰東門曰西門曰苔山曰小青
山曰大青山寨堡一曰楚門演武場在城南軍器局
在所前

隸盤石衛者曰寧村所操軍一千名戰船一十七艘
寨三曰沙溝曰沙寧曰長沙烽墩六曰黃石浦曰沙
溝曰沙村曰九甲曰七甲曰長沙演武場在城南軍
器局在所右

蒲岐所操軍一千名戰船一十六艘烽墩八曰雙陡
門曰東山曰南浦曰後塘曰前塘曰下山頭曰鑄鋏
曰婁巖臺二曰高嵩曰下堡演武場在城外軍器局

在所右

隸金鄉衛者曰壯士所曰蒲門所共一城操軍各一
千名戰船共九艘烽墩六曰雷巖曰尖山曰時家
懸中曰四表曰南堡臺二曰高洋曰水竹演武場在
城西

沙園所操軍一千名戰船一十六艘寨四曰陡門曰
仙口曰眉石北曰眉石南烽墩四曰冷水曰宋埠曰
仙口曰楓火臺一曰眉頭演武場在城外軍器局在
所右

巡司之在內地者曰手穿弓兵二十名曰梁湖弓兵

三十名曰三山弓兵八十名曰漁浦弓兵五十名曰
太平曰穿山各弓兵一百名曰爵溪弓兵三十名曰
陳山弓兵六十五名又曰陳山弓兵三十五名曰田
市曰越溪曰三魁曰池村曰鴉陽曰談洋各弓兵一
百名曰黃檀曰慶元各弓兵三十名曰馬步曰淨居
曰鮑村各弓兵五十名曰沐溪曰盧山曰王江涇曰
杉清閘曰皂林曰魏塘曰璉市曰後潘村曰大錢湖
口曰新市曰下塘曰獨松各弓兵三十名曰松坑弓
兵五十名曰天目山曰四安曰臯塘各弓兵三十名
曰桐江弓兵四十名曰平渡弓兵五十名曰楊家埠

曰永寧曰孝義各弓兵三十名曰湖鎮弓兵五十名
曰仙霞關曰破口寨各弓兵七十名曰擦西塚嶺弓
兵六十名沿海者曰白洋曰三江曰梅頭曰仙口各
弓兵一百名曰海口鎮曰澉浦曰白沙灣曰乍浦鎮
曰石墩曰赭山各弓兵七十名曰廟山曰黃家堰曰
眉山曰向頭曰松浦曰管界曰甬東曰長山曰寶陀
曰岱山曰岑江各弓兵一百名曰螺峯弓兵七十名
曰霞嶼曰塔山曰鮎齋曰趙畧各弓兵一百名曰石
浦弓兵三十名曰鐵場曰長亭曰長浦曰蛟湖曰竇
畧曰蔓畧各弓兵一百名曰盤馬曰沙角曰小鹿曰

三山各弓兵八十名曰北監曰館頭曰中界各弓兵一百名曰蒲岐弓兵八十名曰江口曰舩艚曰龜峯曰連盤各弓兵一百名

浙江通志卷五十七

浙江通志卷五十八

經武志第九之二

昔人有言大將之用兵猶良醫之用藥察其標本因症制宜要不當執方而方書亦自不可少兩浙自古昔以來變故蓋幾作矣凡運籌決勝所以戡難定亂者其殆經武之方書哉粵觀春秋之初吳越未通於上國厥後稍侵陵諸夏吳不競而并於越越既大而滅於楚秦得楚遂郡縣天下此地戰爭其詳不可勝紀至項羽因避仇吳中殺會稽守殷通舉兵得精兵八千人渡江而西經營天下是會稽之地未嘗無兵

也漢高帝既誅黥布患會稽輕悍立吳王濞以鎮撫之未幾而濞反班固謂俗薄漸靡使然荆楚剽輕好作亂乃自古記之舉荆楚則吳越可知矣自賀齊討平山越始立爲郡縣其後寇亂時作何代蔑有或假左道或乘間隙卒皆底于滅亡今備著以爲世戒以爲經武者取裁云

抱樸子曰昔吳遣將軍賀齊討山越越中有善禁者每當交戰官軍刀劍不得拔弓弩射矢皆還自向輒致不利賀將軍長情有思乃曰吾聞兵有刃者可禁蟲有毒者可禁其無刃之物無毒之蟲則不可禁彼

必是能禁吾兵者也必不能禁無刃物矣乃多作勁木白楛選有力精帥五千人爲先登盡持楛彼山越恃其有善禁者了不嚴備於是官軍以白楛擊之彼禁者果不復行所擊殺者萬計

漢熹平元年十一月會稽妖賊許生起勾章自稱陽明皇帝衆以萬數遣揚州刺史臧旻丹陽太守陳寅討之三年六月吳郡司馬富春孫堅召募精勇得千餘人助州郡討許生十一月臧旻陳寅大破生于會稽斬之

晉武帝時琅琊人孫恩世奉五斗米道初漢末巴郡

張脩以妖術爲人療病其病家出五斗米號五斗米師恩奉此道其叔父恭學術于錢塘杜子恭子恭死而傳其術然浮狡有小才誑誘百姓愚者信之如神皆竭財產進子女以祈福慶太子少傅王雅先與恭善言於武帝以恭知養生之方會稽王道子子元顯聰明多涉數詣恭求其秘術恭見天下兵起以爲晉祚將終乃收合兵衆聚貨鉅億三吳士庶多從之于時識者皆憂其爲亂以元顯與之善咸莫敢言會稽內史謝輔發其謀道子誘而誅之恩逃于海衆聞恭死惑之皆謂蟬蛻登仙故就海中資給恩恩乃聚合

亡命得百餘人以謀復讐安帝隆安三年冬十月恩自海攻上虞殺縣令因襲會稽殺內史王凝之有衆數萬於是會稽謝鍼吳郡陸瓌吳興丘甌義興許允之臨海周胄永嘉張永等及東陽新安凡八郡人一時俱起殺長吏以應之旬日之中衆數十萬恩據會稽自號征東將軍逼入士爲官屬號其黨曰長生人宣語令誅殺異已有不同者戮及嬰孩死者十七八朝廷遣謝琰劉牢之討之並轉鬪而前吳會承平日久人不習戰又無器械故所在多被破亡諸賊皆焚倉廩邑屋掠財貨相率聚于會稽牢之已濟江恩乃

率男女二十餘萬口東走多棄寶物子女于道官軍
競取之恩由是得脫復逃入海琰司馬高素破恩黨
于山陰陸環丘虺等皆被誅四年春恩復出寇浹口
入餘姚破上虞進及邢浦琰遣叅軍劉宣之擊破之
恩退走少日復寇邢浦官軍失利恩乘勝至會稽琰
跨馬出戰兵敗爲帳下張猛所殺朝廷大震遣冠軍
將軍桓不才孫無終高雅之拒之冬十一月高雅之
與孫恩戰于餘姚雅之敗走山陰死者什七八詔以
劉牢之都督會稽等五郡帥衆擊恩恩走入海牢之
東屯上虞使劉裕戍勾章吳國內史袁崧築滬瀆壘

以備恩五年三月孫恩北趣海鹽劉裕隨而拒之義
城于海鹽故治恩日來攻城裕屢擊破之斬其將北
盛城中兵少不敵裕夜偃旗匿衆明旦開門使羸疾
數人登城賊遙問劉裕所在日夜已走矣賊信之爭
入城裕奮擊大破之恩乃進向滬瀆裕復棄城追之
海鹽令鮑陋遣子嗣之帥吳兵一千請爲前驅裕曰
賊兵甚精吳人不習戰可在後爲聲勢嗣之不從裕
乃多伏旗鼓前驅旣交諸伏皆出裕舉旗鳴鼓賊以
爲四面有軍乃退嗣之追之戰沒裕且戰且退至向
戰處令左右脫取死人衣以示閒暇賊疑之不敢逼

裕乃引歸四月孫恩陷滬瀆殺袁崧六月孫恩浮海
奄至丹徒戰士十餘萬樓船千餘艘建康震駭內外
戒嚴徵豫州刺史譙王尚之入衛京師劉牢之自山
陰引兵邀擊恩使劉裕自海鹽入援恩率衆鼓譟登
蒜山裕帥兵奔擊大破之恩狼狽還船猶恃其衆整
兵徑向京師知尚之在建康不敢進而去浮海北走
郁洲恩黨攻陷廣陵高雅之擊恩于郁洲爲恩所執
劉裕攻孫恩于郁洲大破之恩緣海南走裕隨而擊
之追恩至滬瀆海鹽又破之俘斬以萬數恩遂遠竄
入海元興元年春孫恩寇臨海臨海太守辛景擊破

之恩所虜三吳男女死亡殆盡恩乃赴海死其黨及
妓妾從死者以百數謂之水仙

南齊武帝時富陽民唐寓之僞居桐廬父祖相傳圖
墓爲業因以妖術惑衆寓之自云其家墓有王氣山
中得金印轉相誑惑永明二年冬寓之聚黨作亂攻
陷富陽明年正月攻陷錢唐郡縣守令多棄城走寓
之稱帝於錢唐立太子置百官遣其將高道度等攻
陷東陽殺太守蕭崇之又遣其黨孫泓寇山陰至浦
陽江浹口戍主湯休武擊破之上發禁兵數千人馬
數百疋東擊寓之臺軍至錢唐擒斬寓之進平諸郡

縣百姓被驅逼者悉無所問

唐武德初沈法興自稱梁王都毘陵杜伏威據歷陽
陳稜據江都李子通據海陵俱有窺江表之心既而
伏威降唐以爲淮南安撫使李子通渡江攻沈法興
於是丹陽毘陵等郡皆降于子通杜伏威遣輔公柘
將卒數千攻子通以闕稜王雄誕爲之副公柘殊死
戰子通敗走收合亡散得二萬人襲破沈法興于吳
郡法興赴江溺死子通軍勢復振徙都餘杭盡收法
興之地北自太湖南至嶺東包會稽西距宣城皆有
之杜伏威遣其將王雄誕擊子通子通以精兵守獨

松嶺雄誕遣其裨將陳當將千餘人乘高據險以逼
之多張旗幟夜則縛炬火于樹布滿山澤子通懼燒
營走保杭州雄誕追擊之又敗之于城下子通窮蹙
請降伏威執子通送長安上釋之先是汪華據黟歙
稱王十餘年雄誕還軍擊之華拒之於新安洞口甲
兵甚銳雄誕伏精兵于山谷率羸弱數千犯其陣戰
纔合佯不勝走還營華進攻之不能克會日暮引還
伏兵已據其洞口華不得入窘迫請降於是伏威盡
有淮南江東之地初伏威與輔公柘相友善公柘年
長伏威兄事之軍中畏敬與伏威等伏威浸忌之潛

奪其兵權公祐知之怏怏不平與其故人左遊仙陽
爲學道辟穀以自晦及伏威入朝留公祐守丹陽陰
謂雄誕曰勿令公祐爲變伏威旣行左遊仙說公祐
謀反公祐因奪雄誕兵縊殺之又詐稱伏威不得還
江南貽書令其起兵尋稱帝于丹陽國號宋以左遊
仙爲越州總管事聞詔王孝恭李靖等討公祐孝恭
將發與諸將燕集命取水忽變爲血在坐皆失色孝
恭舉止自若曰此乃公祐授首之徵也飲而盡之衆
皆悅服旣而孝恭攻公祐于鵠頭鎮拔之進克丹陽
先是輔公祐遣其將馮慧亮陳當世將舟師三萬屯

博望山陳正通徐紹宗將步騎二萬屯青林山仍于
梁山連鐵鎖以斷江路築却月城延袤十餘里又結
壘江西以拒官軍孝恭與李靖帥舟師次舒州李世
勣率步卒一萬度淮拔壽陽次破石慧亮等堅壁不
戰孝恭遣竒兵絕其糧道慧亮等軍乏食夜遣兵薄
孝恭營孝恭堅臥不動孝恭集諸將議軍事皆曰慧
亮等擁強兵據水陸之險攻之不可猝拔不如直指
丹陽掩其巢穴丹陽旣潰慧亮等自降矣孝恭將從
其議李靖曰公祐精兵雖在此水陸二軍然所自將
亦爲不多今博望諸柵尚不能拔公祐保據石頭豈

易取哉進攻丹陽旬月不下慧亮等躡吾後腹背受敵此危道也慧亮正通皆百戰餘賊其心非不欲戰正以公祐立計使之持重欲以老我師耳我今攻其城以挑之一舉可破也孝恭然之使羸兵先攻賊壘而勒精兵結陳以待之攻壘者不勝而走賊出兵追之行數里遇大軍與戰大破之闕稜免胄謂賊衆曰汝曹不識我邪何敢來與我戰賊衆多稜故部曲皆無鬪志或有拜者由是遂敗孝恭靖乘勝逐北轉戰百餘里博山青林兩戍皆潰慧亮正通等遁歸殺傷及溺死者萬餘人李靖兵先至丹陽公祐大懼擁兵

數萬棄城東走欲就左遊仙于會稽李世勣追之公祐至句容從兵能屬者纔五百人夜宿常州其將吳騷等謀執之公祐覺之棄妻子獨將腹心數十人斬關走至武康爲野人所攻西門君儀戰死執公祐送丹陽梟首分捕餘黨悉誅之江南皆平

永徽四年睦州女子陳碩真始自言仙去與鄉鄰辭訣或告其詐已而捕得詔釋不問於是妹夫章叔胤妄言碩真自天還化爲男子能役使鬼物轉相熒惑用是能幻衆因於是年冬舉兵反自稱文佳皇帝以叔微爲僕射帥衆攻桐廬陷之碩真撞鐘焚香引兵

二千攻陷睦州及於潛進攻歙州不克敕揚州刺史房仁裕發兵討之碩真遣其黨童文寶將四千人寇婺州刺史崔義玄發兵拒之民間訛言碩真有神犯其兵者必滅族士衆恟懼不肯用命司功參軍崔玄籍曰仗順起兵猶且無成况憑妖妄其能久乎義玄乃命玄籍爲先鋒而自統衆繼之至下淮戍遇賊與戰左右以楯蔽義玄義玄曰刺史避箭人誰致死命撤之於是士卒齊奮賊衆大潰斬首數千級聽其餘衆歸首進至睦州境降者萬計獲碩真叔胤斬之餘黨悉平拜義玄御史大夫

寶應元年八月台州賊袁晁等攻陷浙東諸州改元寶勝民疲於賦歛者多歸之李光弼遣部將張伯儀破之于衢州袁晁伏誅

咸通元年浙東賊裘甫等攻陷象山官軍屢敗明州城門晝閉進逼剡縣有衆百人浙東騷動觀察使鄭祗德遣討擊副使劉勅副將范居植將兵三百合台州軍共討之正月乙卯浙東軍與裘甫戰於桐柏觀前范居植死劉勅僅以身免乙丑甫帥其徒千餘人陷剡縣開府庫募壯士衆至數千人越州大恐時二浙久安人不習戰甲兵朽鈍見卒不滿三百鄭祗德

更募新卒以益之軍吏受賂率皆得孱弱者祇德遣牙將沈君縱副將張公署望海鎮將李珪將新卒五百擊裘甫二月辛卯與甫戰于剡西賊設伏于三溪之南而陳于三溪之北壅溪上流使可涉旣戰陽敗走官軍追之半涉決壅水大至官軍大敗三將皆死官軍幾盡於是山海諸盜及它道無賴亡命之徒四面雲集衆至三萬分爲三十二隊其小帥有謀畧者推劉晔勇力推劉慶劉從簡群盜皆遙通書幣求屬麾下甫自稱天下都知兵馬使改元羅平鑄印曰天平大聚資糧購良工治器械聲震中原鄭祇德累次

告急且求救於鄰道浙西遣牙將凌茂貞將四百人宣歙遣牙將白琮將三百人赴之祇德始令屯郭門及東小江尋復召還府中以自衛祇德饋之比度支常饋多十三倍而宣潤將士猶以爲不足宣潤將士請土軍爲導以與賊戰諸將或稱病或陽墜馬其肯行者必先邀職級竟不果遣賊遊騎至平水東小江城巾士民儲舟裹糧夜坐待旦各謀逃潰朝廷知祇德懦怯議選武將代之夏侯孜曰浙東山海幽阻可以計取難以力攻西班中無可語者前安南都護王式雖儒家子在安南威服華夷名聞遠近可任也諸

相皆以爲然遂以式爲浙東觀察使徵祇德爲賓客
三月辛亥朔式入對上問以討賊方畧對曰但得兵
賊必可破有宦官侍側曰發兵所費甚大式曰臣爲
國家惜費則不然兵多賊速破其費省矣若兵少不
能勝賊延引歲月賊勢益張則江淮群盜將蜂起應
之國家用度豈仰江淮若阻絕不通則上自九廟下
及十軍皆無以供給其費豈可勝計哉上顧宦官曰
當與之兵乃詔發忠武義成淮南等諸道兵授之裘
甫分兵掠衢婺婺州押牙房郅散將樓曾衢州守
將方景深將兵險賊不得入又分兵掠明州明州

之民相與謀曰賊若入城妻子皆爲菹醢况貨財能
保之乎乃自相帥出財募勇士治器械樹柵浚溝斷
橋爲固守之備賊又遣兵掠台州破唐興已巳甫自
將萬餘人掠上虞焚之癸酉入餘姚殺丞尉東破慈
溪入奉化抵寧海殺其令而據之分兵圍象山所過
俘其少壯餘老弱者蹂踐殺之及王式除書下浙東
人心稍安裘甫方與其徒飲酒聞之不樂劉晔歎曰
有如此之衆而策畫未定良可惜也今朝廷遣王中
丞將兵來聞其人智勇無敵不四十日必至兵馬使
宜急引兵取越州憑城郭據府庫遣兵五千守西陵

循浙江築壘以拒之太集舟艦得間則長驅進取浙
西過大江掠揚州貨財以自實還修石頭城而守之
宣歙江西必有響應者遣劉從簡以萬人循海而南
襲取福建如此則國家真賦之地盡入於我矣但恐
子孫不能守耳終吾身保無憂也甫曰醉矣明日議
之晬以甫不用其言怒嗚醉而出有進士王輅在賊
中賊客之輅說甫曰如劉副使之謀乃孫權所爲也
彼乘天下大亂故能據有江東今中國無事此功未
易成也不如擁衆據險自守陸耕海漁急則逃入海
島此萬全策也甫畏式猶豫未決夏四月式行至柿

口義成軍不整式欲斬其將久乃釋之自是軍所過
若無人至西陵裘甫遣使請降式曰是必無降心直
欲窺吾所爲且欲使吾驕怠耳乃謂使者曰甫面縛
以來當免而死乙未式入越州旣交政爲鄭祗德置
酒曰式主軍政不可以飲監軍但與衆賓盡醉迨夜
繼以燭曰式在此賊安能妨人樂飲丙申餞祗德于
遠郊復樂飲而歸於是始修軍令告饋餉不足者息
矣稱疾臥家者起矣先求遷職者默矣賊別帥洪師
簡許會能帥所部降式曰汝降是也當立効以自異
使帥其徒爲前鋒與賊戰有功乃奏以官先是賊謀

入越州軍吏匿而飲食之文武將吏往往潛與賊通
求城破之日免死及全妻子或許引賊將來降實窺
虛實城中密謀屏語賊皆知之式陰察知悉捕索斬
之刑將吏尤橫猾者嚴門禁無驗者不得出入警夜
周密賊始不知我所爲矣式命諸縣開倉廩以賑貧
乏或曰賊未滅軍食方急不可散也式曰非汝所知
官軍少騎卒式曰吐蕃回鶻比配江淮者其人習險
阻便鞍馬可用也舉籍府中得驍健者百餘人虜久
羈旅所部遇之無狀困餒甚式旣犒飲又賙其父母
妻子皆泣拜謹呼願效死悉以爲騎卒使騎將石宗

本將之凡在管內者皆視此籍之又奏得龍陂監馬
二百疋於是騎兵足矣或請爲烽燧以訶賊遠近衆
寡式笑而不應選懦卒使乘健馬少給之兵以爲候
騎衆怪之不敢問於是閱諸營見卒及土團子弟得
四千人使導軍分路討賊府下無守兵更籍土團千
人以補之乃命宣歙將白琮浙西將凌茂貞帥本軍
北來將韓宗政等帥土團合千人石宗本帥騎兵爲
前鋒自上虞趨奉化解象山之圍號東路軍又以義
成將白琮建忠將游君楚淮南將萬璘帥本軍與台
州唐興軍合號南路軍令之曰毋爭險易毋焚廬舍

毋殺平民以增首級平民脅從者募降之得賊金帛
官無所問俘獲者皆越人也釋之癸卯南路軍拔賊
沃洲寨甲辰拔新昌寨破賊將毛應天進抵唐興辛
亥浙東東路軍破賊將孫馬騎于寧海戊午南路軍
大破賊將劉晔毛應天于唐興南谷斬應天先是王
式以兵少奏更發忠武義成軍及請昭義軍詔從之
三道兵至越州式命忠武將張茵將三百人屯唐興
斷賊南出之道義成將高羅銳將三百人益以台州
上軍徑趨寧海攻賊巢穴昭義將趺跌殺將四百人
益東路軍斷賊入明州之道庚申南路軍大破賊於

海遊鎮賊入甬溪洞戊辰官軍屯於洞口賊出洞戰
又破之己巳高羅銳襲賊別帥劉平天寨破之自是
諸軍與賊十九戰賊連敗劉晔謂裘甫曰鄉從吾謀
入越州寧有此困邪王輅等進士數人在賊中皆衣
綠晔悉收斬之曰亂我謀者此青蟲也高羅銳克寧
海收其逃散之民得七千餘人王式曰賊窘且饑必
逃入海入海則歲月間未可擒也命羅銳軍海口以
拒之又命望海鎮將雲思益浙西將王克容將水軍
巡海溘思益等遇賊將劉從簡于寧海東賊不虞水
軍遽至皆棄船走山谷得其船十七盡焚之式曰賊

無所逃矣惟黃罕嶺可入剡恨無兵以守之雖然亦成擒矣裘甫既失寧海乃帥其徒屯南陳館下衆尚萬餘人辛未東路軍破賊將孫馬騎於上畷村賊將王臯懼請降戊寅浙東東路軍大破裘甫於南陳館斬首數千級賊委弃繒帛盈路以緩追者蹙跌幾令士卒敢顧者斬毋敢犯者賊果自黃罕嶺遁去六月甲申復入剡諸軍失甫不知所在義成將張茵在唐興獲俘將苦之俘曰賊入剡矣苟捨我我請爲軍導從之茵後甫一日至剡壁其東南府中聞甫入剡復大恐王式曰賊來就擒耳命趣東南兩路軍會於剡

辛卯圍之賊城守甚堅攻之不能拔諸將議絕溪水以渴之賊知之乃出戰三日凡八十三戰賊雖敗官軍亦疲賊請降諸將以白式式曰賊欲少休耳益謹備之功垂成矣賊果復出又三戰庚子夜裘甫劉晔劉慶從百餘人出降遙與諸將語離城數十步官軍疾趨斷其後遂擒之王寅甫等至越州式腰斬晔慶等二十餘人械甫送京師剡城猶未下諸將以擒甫不復設備劉從簡帥壯士五百突圍走諸將追至大蘭山從簡據險自守秋七月丁巳諸將共攻克之台州刺史李師望募賊相捕斬之以自贖所降數百人

得從簡首獻之諸將還越式大置酒諸將乃請曰某等生長軍中久更行陳今年得從公破賊然私有所不論者敢問公之始至軍食方急而遽散以賑貧乏何也式曰此易知耳賊聚穀以誘饑人吾給之食則彼不爲盜矣且諸縣無守兵賊至則倉穀適足資之耳又問不置烽燧何也式曰烽燧所以趣救兵也兵盡行城中無兵以繼之徒驚士民使自潰亂耳又問使懦卒爲候騎而少給兵何也式曰彼勇卒操利兵遇敵且不量力而鬪鬪死則賊至不知矣皆拜曰非所及也八月裘甫至京師斬于東市加王式檢校右散騎常侍諸將官賞各有差先是上每以越盜爲憂夏侯孜曰王式才有餘不日告捷矣孜與式書曰公專以執裘甫爲事軍須細大此期悉力故式所奏求無不從由是能成其功

乾符二年間冤句人黃巢聚衆數千與王仙芝攻剽州縣橫行山東民之困于重斂者爭歸之數月之間衆至數萬旣而仙芝敗亡其餘衆悉歸黃巢推巢爲王號衝天大將軍改元王霸引兵渡江而南攻陷虔吉饒信等州遂入浙東開山路七百里鎮海節度使高駢遣其將張璘梁纘分道擊巢巢與浙東觀察使

崔瑒嶺南東道節度使李迢書求天平節度使二人
爲之奏聞朝廷不許宰相請除巢率府率從之巢得
府率告身大怒詬執政卽日攻廣州陷之巢別將尋
陷睦州婺州攻掠浙東是時錢鏐爲董昌偏將曰今
鎮兵少而賊兵多難以力禦宜出奇兵邀之乃與勁
卒二十人伏山谷中巢先鋒度險皆單騎鏐伏弩射
殺其將巢兵亂鏐引勁卒蹂之斬首數百級鏐曰此
可一用爾若大衆至何可敵耶乃引兵趨八百里八
百里者地名也告道傍媪曰後有問者告曰臨安兵
屯八百里矣巢衆至聞媪語不知地名皆曰嚮十餘

卒尚不可敵况八百里屯兵乎乃引兵還巢復自采
石渡江而北圍天長六合兵勢甚盛高駢以諸道兵
已散上表告急上下失望人情大駭詔河南諸道發
兵屯澉水汝州以備巢巢衆號十五萬曹全晷以其
衆六千與之戰衆寡不敵而高駢竟不之救賊遂破
全晷巢遂悉衆度淮陷申州入潁宋陷東都直抵潼
關舉軍大呼聲振河華遂入關至長安卽位改元僖
宗車駕至成都加高駢東面都統討黃巢不出兵沙
陀李友金說監軍陳景思請赦李克用亡走達鞞之
罪召以爲帥於是官軍入長安巢出走旣見官軍掠

金帛妓妾仍還襲之復據長安克用破之巢遂出走
克用追至汴大破之巢將尚讓追巢至瑕丘巢甥林
言斬巢首以獻進李克用爵隴西郡王

乾符二年浙西狼山鎮遏使王郢等六十九人有戰
功節度使趙隱賞以職名而不給衣糧郢等論訴不
獲遂劫庫兵作亂行收黨衆近萬人攻陷蘇常乘舟
往來泛江入海轉掠二浙大爲人患朝廷以嚴州刺
史高傑充沿海水軍都知兵馬使討之王郢因温州
刺史魯實請降實爲之論奏勅郢詣闕郢擁兵遷延
不至四年春郢誘魯實入舟中執之將士從實者皆

奔潰朝廷聞之以龍武大將軍宋皓徵兵萬五千餘
人討郢郢攻陷望海鎮掠明州又攻台州陷之刺史
王葆退守唐興詔二浙福建各出舟師以討之王郢
橫行浙西鎮海節度使裴瓌嚴兵設備不與之戰密
招其黨朱實降之散其徒六七千人輸器械二十餘
萬舟航粟帛稱是郢收餘衆東至明州甬橋鎮遏使
劉巨容以筒箭射殺之餘黨皆平

中和元年高駢召石鏡鎮將董昌至廣陵欲與之俱
擊黃巢昌將錢鏐說昌曰觀高公無討賊心不若以
扞禦鄉里爲辭而去之駢聽昌還昌自石鏡引兵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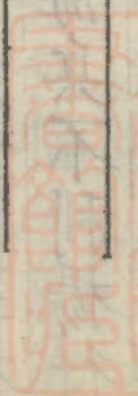
據杭州遣將吏請于鎮海節度使周寶寶不能制表
爲杭州刺史時臨海賊杜雄陷台州永嘉賊朱褒陷
溫州遂昌賊盧約陷處州浙東觀察使劉漢宏遣弟
漢宥及馬步都虞侯辛約將兵二萬營於西陵謀兼
并浙西董昌遣錢鏐拒之漢宥辛約皆走昌謂鏐曰
汝能取越州吾以杭州授汝鏐曰然不取終爲後患
遂將兵自諸暨趨平水鑿山開道五百里出曹娥埭
浙東將鮑君福率衆降之鏐與浙東軍戰屢破之進
屯豐山鏐克越州劉漢宏奔台州杜雄誘漢宏執送
董昌斬之昌徙鎮越州以鏐知杭州昭宗乾寧二年

董昌將稱帝節度副使黃碣會稽令吳錄山陰令張
遜皆不從昌盡殺之二月辛卯昌被袞冕登子城門
樓卽帝位悉陳瑞物於庭以示衆先是咸通末吳越
間訛言山中有大鳥四目三足聲云羅平天冊見者
有殃民間多畫像以祀之及昌僭號曰此吾鸞鷲也
乃自稱大越羅平國改元順天署城樓曰天冊之樓
令群下謂已曰聖人以前杭州刺史李邈前婺州刺
史蔣瓌兩浙鹽鐵副史杜郢前屯田郎中李瑜爲相
又以吳瑤等皆爲翰林學士李暢之等皆爲大將軍
昌移書錢鏐告以權卽羅平國位以鏐爲兩浙都指

揮使鏐遺昌書曰與其閉門作天子與九族百姓俱陷塗炭豈若開門作節度使終身富貴邪及今後悔尚可及也昌不聽鏐乃將兵三萬詣越州城下至迎恩門見昌再拜言曰大王位兼將相柰何捨安就危鏐將兵此來以俟大王改過耳縱大王不自惜鄉里士民何罪隨大王族滅乎昌懼致犒軍錢二百萬執首謀者吳瑤及巫覡數人送於鏐且請待罪天子鏐引兵還以狀聞朝廷以董昌有貢輸之勤今日所爲類得心疾詔釋其罪縱歸田里錢鏐表董昌僭逆不可赦請以本道兵討之詔削昌爵委鏐討昌淮南節

度使楊行密遣寧國節度使田頔潤州團練使安仁義攻杭州鎮戍以救董昌昌使湖州將徐淑會淮南將魏約共圍嘉興錢鏐遣武勇都指揮顧全武救嘉興破烏墩光福二寨二年二月用楊行密之請赦董昌復其官爵錢鏐不從顧全武等攻餘姚明州刺史黃晟遣兵助之董昌遣其將徐昌救餘姚全武擊擒之淮南兵與鎮海兵戰于皇天蕩鎮海兵不利楊行密遂圍蘇州董昌使人覘錢鏐兵有言其彊盛者輒怒斬之言兵疲食盡則賞之袁邠以餘姚降于鏐顧全武許再思進兵至越州城下昌出戰而敗嬰城自

守全武等圍之昌始懼去帝號復稱節度使錢鏐書諭改圖昌不聽鏐悉兵攻敗之顧全武斬昌傳首京師夷其族



昌始懼去帝號復稱節度使錢鏐悉兵攻敗之顧全武斬昌傳首京師夷其族

浙江通志卷五十八

浙江通志十九

卷六十四之六十八



浙江通志卷六十四

雜志第十一之二 形勢

浙江布政使司禹貢曰淮海惟揚州三江既入震澤
底定周禮職方氏曰東南曰揚州其山鎮曰會稽數
曰具區川曰三江浸曰五湖漢朱買臣曰東越居衆
山之上一人守險千人不得上馬端臨曰閩越遐阻
僻在一隅憑山負海然則浙江折揚之南跨閩之北
梅嶺仙霞爲咽喉具區三江爲藩蔽龕赭虎蹲松門
大羅爲門戶龍鬪蒼嶺諸山爲屏障故晉元帝曰今
之關中也



杭州府莊周曰浙河之水濤山浪屋雷擊霆砰有吞
天沃日之勢故吳越交兵皆乘此勢蘇軾曰水陸之
會晁無咎曰左浙江右具區北大海南天目四川之
所交會萬山之所重複亦天下之形勢也仁和秦觀
曰外帶江海內抱湖山定山浮山錯于漁浦錢鏐屯
禦於此以破漢宥張士誠兵據秦望山趙繼祖奪而
據之邑之東山也錢塘西征記曰龍山據其首西湖
蟠其腹天竺聳其膺東山卧其背元兵入宋立馬阜
亭山 本朝克金華調茅成駐阜亭爲應援邑之北
境也海寧舊志曰邊臨大海文堂硤石之對峙黃巖

石墩之綿聯餘杭徐太玉曰九關雲鎖程滄洲曰瑤
柱倚天南環大滌北控獨松獨松九關之一也元兵
取宋一軍破獨松關而入卽此地也臨安舊志曰天
目之山巍然西峙若夫千秋嶺則又北門之關隘錢
氏所以擒李濤者也於潛舊志曰九鎖交陳雙峯對
峙大鳴巖闕武山爲錢氏屯寨之區皇甫巖則皇甫
高破賊之所 本朝命王友恭屯於潛爲桐廬昌化
諸軍聲援蓋所以制諸邑也新城舊志曰山有百丈
之高懸水有七溪之交織富陽陳震記曰赤松胡鼻
巖業湍險陳亢中曰屠山之勝峯巒重疊昌化參寥

子曰千頃嵯峩雙溪蟠束

嘉興府句踐曰西則迫江東則薄海水屬蒼天交錯
相過漢志曰江東一都會李潏屯田政績記曰全吳
腹壤圖志曰居山澤之介舊志曰旁接三江大海環
其東南震澤匯其西北澤國之佳致也嘉興會浦河
記曰負海控江吳郡記曰海濱廣斥鹽田相望越絕
書曰吳築備候塞自由拳度會夷又越敗吳於檣李
則斯邑之南境吳越交戰之地也秀水越絕書曰越
興師伐吳涉江戰于五湖趙孟頫曰襟溪帶湖嘉善
舊志曰百川環逸四望如砥海鹽舊志曰大海環其

東南諸山踞乎左右西引苕霅此控吳淞平湖舊志
曰九山列其南三泖匯其北東瀕滄海西接溪塘崇
德舊志曰南枕臯亭北通震澤左玉灣右金鷲面山
背湖至若走馬岡爲吳越分疆之地語兒溪乃吳人
栖兵之所其要害可知也桐鄉舊志曰甌山擁於其
北爰山岫於東南

湖州府顧况刺史廳壁記曰江表大郡吳興爲一張
方平州學記曰南國之奧郡國志曰五湖之表李直
方白蘋亭記曰吳江之南震澤之陰卞山屈盤爲之
鎮五溪藂流以導其氣趙孟頫吳都賦曰蒼峯北峙

群山西迤雄於楚越者也烏程續志曰五溪迎碧萬疇園青疊嶂右環太湖後枕左傳楚子伐吳克鳩茲至於衡山衡山縣之南山也歸安志曰虎疊千巒龍渟百灌東坡墨妙亭記曰吳興自東晉爲善地號爲山水清遠三國呂蒙戰嚴白虎於石城陳文帝拔京師夜下方山津皆縣之西南山也長興舊志述賦曰天目連絡於坤維弁峯盤旋於巽次至若呂山以呂蒙屯營名戍山以夫槩築戍名其後梁吳興太守張嵯亦城戍山以捍侯景本朝得是邑而張士誠侵軼之路遂絕要害可知矣德清餘不志曰橫山按北

流水前抱阜安橋序曰長溪急流當杭湖要衝昔吳王憾越軍於吳憾山李光弼復城此以平朱覃梁右將軍沈恪據東主以拒侯景皆縣之要地也武康舊志曰馬頭高擁於南烏回盤旋於北封禺之山防風氏之所都也安吉州舊志曰天目還迴苕溪滌繞江表傳吳長沙桓王攻劉繇繇得邸閣糧穀貯於廩山則廩山亦州之險也孝豐開治記曰鳳凰峙其左太陽鎮其右山谷盤固川澤浩渺在諸邑中尤爲幽阻嚴州府田錫孔廟記曰建邦于山谷之間錢勰記曰據浙江上游當甌歙數道之衝蘇頌靈香閣記曰群

峯迴環一水滌帶郡志曰四達皆嶮巖之道建德舊志曰面受二江背負一龍高峰聳秀於其東建蒼環遶於其西遼嶺之險懸崖峭壁其屯軍之山則黃巢屯軍之故蹟也淳安舊志曰清溪環其前蛟峯鎮其北吳賀齊戰山越于柵源宋韓世忠擒方臘于威平皆邑之幽境也桐廬舊志曰桐君拱揖牛山突起襟大江而帶桐溪建炎初歙人錢學敗金人于牛山舟航之要郡也遂安舊志曰抱武強之水擁五獅之山婺山之勢峻嶺層巒武強之險盜不能攻乃嚴之偏邑也壽昌舊志曰巖山鎮其背艾溪逸其膺群峯迴合狀如城郭梅嶺之道八郡之衝趙宋都臨安以是爲重鎮也分水舊志曰地險天捍天目之溪滌于前雙峯之山峙于後

金華府春秋外傳曰三江環之馮伉曰江南劇郡陸龜蒙曰東陽多名山金華爲最東陽志曰三洞雙溪之勝李惇裕州學記曰婺爲節藩地廣力完山橋斷崖雙巒對轟兩浙之要區也金華新志曰迴巒列巘連屏排戟拱衛四維宣和中方獵寇婺盡銳邀項德於黃姑嶺則是嶺亦戰地也蘭谿堪輿記曰後據仙華山前揖周公尖吳師道東嶽祠記曰大溪合流匯

於其下東陽新志曰二盤高聳崑山雄踞禹山屏立
白峯障垂義烏新志曰鷄鳴特出青岩連巨石門龍
門幽通爽塏永康新志曰五峯峙其北雙溪會其南
靈山石城映帶左右武義新志曰負湖山而帶熟溪
白陽環于左書臺倚于右浦江舊志曰三十六岡重
巒複障新志曰有仙華芙蓉之竒高峯貴人之勝湯
溪新志曰九峯蜿蜒蟠據乎西南激江屈折環廻于
東北斯則諸邑之險要也

衢州府宋錢顛曰得山水之勝州學記曰四通五達
江浙閩廣之所輻輳毛升曰姑篾之墟大末之壤東
虞志曰尚節義而耻習澆漓君子好文學丘氓理穡
事曠縣志曰剡俗勤儉敦古嚴尊卑之分然而市民
澆薄鄉俗鄙陋新昌志曰以讀書尚禮爲美事不遠
行商不尚華麗無淫亂之風然好歌舞明法律以繩
人故今兩浙稱文學者必曰寧紹亦頗號難治云吳
寧波當海陸之衝隋書曰人襍五方俗類京口郡志
曰君子尚禮庸庶淳龐故風俗澄清而教化隆洽王
應麟鄞縣學記曰詩書之鄉郡志曰衣冠文物甲於
東南諸郡居民喜遊販而性易抵習家詩戶書科第
相繼迨元習尚浮侈風俗少靡王安石慈谿學記曰

其俗不樵其民易治舊志曰勤穡力本尚禮好文而耻卑屈陳本題奉化志曰尚氣畏法好義知分士勉於學民率務本象山志曰山居樸野賦易辦而俗不侈有古之遺風大抵五邑之民樵山漁海衣食自足惟緣海之地兵民襍處禮讓文學或少衰矣

台州攝閩越之間其民始顓蒙後漸興於禮教宋吳子良臨海縣學記曰其人樸靜其俗儉約陳襄曰閩閩興禮遜志曰海陸饒資而富魚稻黃巖志曰其民秀而敏人人殊異皆以文藝相應宛然鄒魯之餘風天台志曰其民敦本尚質安土重遷貴名檢而耻荒

之竒瑞山父谷之險其金石岩嶺可容萬馬唐末邑簿張軻率義兵駐此以禦黃巢龍泉舊志曰層巒疊聳雙溪橫貫鳳凰翱翔石馬騰踏慶元舊志曰景寧星峯之錯落松陽喬阜之環列雲和舊志曰群山翕聚二水交流路僻溪迴攝乎閩越之間宣平舊志曰四山圍匝二水合流東西楹榭三岩四面陟絕正統間都御史孫原貞率鄉民避亂於其上亦自固之地也景寧舊志曰北枕桂山南連勅木氣勢蟠鬱紹興府吳申胥曰越也敵戰之邦三江環之又曰西州大江東絕大海又曰越有神仙難與爲隣晉史曰

會稽佳山水宋書曰帶海傍湖膏腴土地顧凱之曰
千崖競秀萬壑爭流圖經曰襟海帶江爲東南一大
都會是故越之守國因形設備北堰埧門東戍曹娥
西砦西陵南阻長樂關嶺以爲塞東南之要會也山
陰蘭亭記曰崇山峻嶺郡志曰鑑水環其前卧龍擁
其後昔越王伏兵走馬於越王山則邑之西南也錢
鏐討董昌攻石城又邑之東北山也會稽舊志曰會
稽出其東秦望直其南會稽續志曰浙右之奧區也
越絕書曰越王以甲楯五千棲於會稽非險不足以
自固也蕭山舊志曰江海圍遶於外湖山蟠結於中

據吳越咽喉之險隘實輪蹄絡繹之要衝昔勾踐保
城山陳軍固陵固陵卽西陵今之西興則又邑之咽
喉也諸暨會稽賦曰五洩爭竒舊志曰襟帶江山表
裏湖海其地視諸邑最高者也餘姚皮日休曰穴開
真宰四達蒼崖四明突岬一水縈紆上虞舊志曰北
漸于海東聯大江孔稚圭曰萬壑左右千峯表裏嵎
縣會稽賦曰嵎山巋東高似孫曰絕壁東流嶧山賦
曰勢接江湖岐分台越其曰長樂者古之寨地也新
昌白樂天曰沃洲天姥東南眉目新志曰天姥扼關
三溪遶戶穿岩障處婺之衝王罕截鄞中之道故至

元間陳璘集鄉兵輔陳宣慰戰婺寇于三溪咸通中
王式擒裘甫於王罕嶺也

寧波府圖經曰海道輻輳之地南則閩廣東則倭人
又曰抱負滄海枕山臂江虞翻曰東漸巨海西通五
湖南暢無垠北渚浙江九經堂記曰負溟渤控扶桑
倚巨鎮吞長江陸雲曰西有大湖北有名山南有林
澤東有巨海往往無涯亦東南之要會也鄞縣楊蒙
引水記曰大湖漫其東南大江帶其東北孫綽賦曰
登陸則有四明四明邑之西南山限隔台越者也慈
溪清清堂記曰憑高原面廣野東據鸕鷀之浦北枕

黃牛之山昔勾踐停車于車厩劉牢之屯兵于戍溪
皆邑西南之境也奉化戴表元去思錄曰山䟽水迅
宋秦觀曰地阻而四方不通至若天門鎮亭則又西
南之藩籬也定海圖經曰蛟門虎蹲天設之險也查
浦硤口抗扼之地也吳伐越次于查浦劉裕戰孫恩
還峽口即此又高麗日本新羅諸國皆由落迦山取
道以候風信是亦夷之防也象山一統志曰天門如
闕鼓吹若轟水陸之要衝也

台州府圖經曰川澤沃衍有海陸之饒孫綽賦曰窮
山海之環富盡人神之壯麗唐崔尚曰天台差莪下

臨蒼海乃若西鎖括蒼北連關嶺盤山南固桐岩東阻亦一方之險也臨海呂祖謙曰三方岸江湖距海百餘里新志曰巾山對峙於南北三峯角立於東西昔刺史辛景休保大小固以拒孫恩而破之於靖江之山斯則邑之險要也黃巖杜清獻公記曰頰海帶江群山環峙險於松門阻於靈石天台唐明皇曰地踰稽嶺山接海瀕孫綽曰雙闕雲聳瓊臺中天杜甫曰天台映雲李白曰華頂窺溟諸邑之最險者也僊居舊志曰青圭聳後大溪環前盡美峙東張阜瞰西寧海志曰地勢穹窿山形環抱唐李光弼駐兵紫溪

洞口以困袁晁太平新志曰象峯錦屏之連峙石牛天馬之雄蟠

温州府趙巖廳壁記曰浙東極處負山濱海郡志曰城當斗口方輿勝覽曰郡當甌越之衝負海山之險環地千里元志曰東界距海西際重山藝文類聚曰控山帶海利兼水陸實東南沃壤一巨都會也永嘉黃縉海隄記曰俯瞰大海江出郡城之後郭璞曰斗山錯立寇不能入本朝兵自永嘉楠溪過江到大平嶺討方明善則楠溪太平嶺又入兵之道矣瑞安舊志曰大海巨浸界其東大羅雲峯峙其北漢朱買

臣言越王居泉山一夫守險萬人不得進卽今之大羅山也樂清舊志曰大海塹前群山障後盤石蒲岐鎮邊海道平陽舊志曰東南瀕海西北抵山江貫橫陽地連鴈蕩泰順舊志曰飛龍南繞舞鳳北環山川秀麗林木深阻斯其形勢可知也

人嘗謂於越非用武地今觀其形勢若此則古有用之以霸者良亦有以也但有形之險彼此共之未可恃也唯兵法謂視民如嬰兒可與赴深谿斯則無形之險有得于人和之說可恃者在此而不專在彼矣

浙江通志卷六十四

浙江通志卷六十五

雜志第十一之三

風俗

杭州都會之地按隋志曰川澤沃衍有海陸之饒其人君子尚禮庸庶厚厖仁和錢塘同俗合壤志曰其民四之一爲商賈宋地里志曰人性敏柔而慧厚於滋味急於進取善于爲賈歐陽脩有美堂記曰習俗工巧邑屋華麗秦觀曰羞質朴尚靡麗而頗事佛其諸屬邑去郡遠山居水處俗各不同李洪福嚴院記曰海寧民淳號易治風儉簡俗尊儒崇釋於潛臨安志曰樸魯好素務農寡訟病信巫鬼喪葬尚佛老新

城志曰草萊盡闢機杼聲聞郭璞以爲有淳厚之風
今其俗猶然富陽志曰居民雖瀕江不事魚鹽惟力
耕織士習禮讓田野朴厚

嘉興澤國奧區吳越春秋曰以舟楫爲車馬悅兵而
敢死嘉興宋知縣題名記曰地富稻秫民素誘於魚
鹽之利故牒訴爲多志曰人性柔慧尚浮屠之教俗
奢靡而厚於滋味秀水舊志曰土膏沃饒風俗淳秀
嘉善志曰士慕文儒民樂從上海鹽志曰斥鹵之間
習未盡淳儒則有文平湖志曰天性巧慧重文學尚
節氣挾智健訟崇德志曰舊多文儒自罹變習遷射
利競華桐鄉志曰勤身樂業務農習朴蓋諸邑之俗
信巫鬼重淫祠視杭爲甚而高原樹桑蔴下隰藝禾
稼人皆業本則杭不能及也

湖州烏程張方平州學記云自江左而後清流美士
餘風遺韻相續蘇軾曰其民足於魚稻菱蒲之利寡
求而不爭白瀕堂記曰其人壽其風信實舊志曰儒
風盛於東南自湖學始統記曰俗好儒術罕尚武藝
人習奢侈居處整潔然亦重釋而多淫祀歸安之俗
與烏程同其異者楊維禎去思碑曰長興土俗浮汎
好盤遊大家喜氣勢舊志曰濱水之民多柔滑少實

附山之民多剛勁近勇德清志曰田之民知尚禮義
東鄙之市其民多務逐末採持短長頗稱徒訟武康
志曰務農桑而無曠土樂敦朴而無頑民安吉志曰
風氣麤勁不閑禮度君子不樂仕進小人不習技藝
朴儉頗有古風孝豐志曰好鬼而務訐尚詐而蔑禮
昏娶主於論財乃若李廷梧謂豪民擁貲則侈屋宅
買爵則飾麾蓋盛輿服鉦鏡之樂用之常宴則又湖
俗之所同也

嚴州其地多山谷民貧而嗇圖經曰山高水深人性
貞介郡志曰多文學之士寰宇記曰俗號輯睦可以
無事治不可以多事理舊志曰君子禮小人勤生男
女有正性而無淫行蚕桑是務更丞茶割漆以要懋
遷之利淳安志曰訟煩賦廣民貧俗愿桐廬志曰君
子多輕世而傲物小人多勤生而務本壽昌志曰俗
儉而易足頗惑於鬼神富豪多以華麗相尚分水志
曰人性質實風俗朴畧諸邑之間其俗各異惟遂安
則差類淳安云

金華舊志曰其地雙洞三溪之勝降靈于人故名士
輩出鳴于當時呂東萊祠記曰士知所學郡國志曰
俗輕躁少信行王魯齋跋八行家傳曰習尚忠厚公

論坦明章懋序金華縣志曰男勤生業女事婦紅不出閨門罕鑽穴踰墻之行務營田宅無聲色狗馬之好豐于延賓嗇于自奉慶生吊死禮尚往來嫁女婚男擇先門地洪遵東陽志曰風聲氣習一變醇厚續東陽志曰民多反朴俗知向方鄭綺曰居市井者多誇詐處田里者或麤鄙尚氣健訟以必勝爲主趨利好名以苟得爲志智欺愚而富虐貧強凌弱而衆暴寡女生不育懼乏資裝男壯出分競爭家產婚失其禮故輕諾而致訟喪失其禮故厚賓筵而忘哀戚諺曰武義永康無錢告臧言健訟也然浦江之鄭自宋

以來以義門聞天下鄰邑多化之者亦可嘉矣

衢州據廣川大谷之間自古去京師遠風土朴野民俗醇厚西安漢志曰地邊楚習於戰鬪兼并是以其民輕死易發宋程俱保安院記曰其俗悍以果其君子耿耿好氣敏於事超覽堂記曰君子多抗言而厲行易知而難狎有古之遺風信安志曰民淳事簡風俗敦厚舊志曰士脩禮義俗尚敦朴龍游志曰俗悍以果尚氣而誇巧澱水以南務耕稼以北尚行商其讀書則同朱子常山志曰地狹民稠人尚勤儉事醫賈趨利尚氣信鬼神好淫祠江山學記曰士尚氣節

厲德行舊志曰民務耕稼而徒於訟自元以來習俗
澆獷頗尚華靡開化志曰民多好勇而鬪訟惟雲臺
之鄉尚朴野故諺云龍游開化神鬼也怕蓋其俗可
知矣

處州其地多山少田民有銀鑛之利勤於樹藝而衣
食自足舊志曰俗務儉崇樸男力於農女勤於織安
土重遷雖貧不至鬻子女自李鄴侯興學之後儒業
文風漸盛于南但佞鬼尚巫雖士大夫之家亦不免
楊億與章廷評書曰獄訟甚稀青田志曰宋時文學
之士間出雅嗜嘲咏而樂談理致比來不逮風俗亦

稍移縉雲圖經曰躬儉嗇尚樸素家習儒業松陽志
曰勤力阜財漸入華靡冠婚喪祭於禮未純遂昌志
曰民甘儉約而勤耕種士崇禮義而尚儒雅古稱好
訟喜鬪習俗難治今殆庶幾龍泉志曰積書教子宦
業相望今不古若氣運之否塞也雲和志曰忠信質
實險膚浮靡彼此相半宣平志曰俗本固樸始以坑
冶致患民習不淳繼乃崇儉務本漸異於舊景寧志
曰頗習靡麗禮讓未興大率山居樸魯雖曰失之野
要之猶爲近古

紹興山陰舊志曰其民勤于身儉于家奉祭祀力溝

洫有禹之遺風焉越絕書曰以舟楫爲車馬漢志曰
火耕水耨食物常足會稽志曰不以奢侈華麗爲事
郡志曰士好學篤志敦師擇友歲多順成俗重犯法
王十朋賦曰其俗多感慨殺身翰墨風騷之材至於
婚喪之際崇飾外觀破產嫁女雖檻戶亦過爲虛飾
設宴治喪惟沉酣以爲稱懽此其敝之尤者也蕭山
志曰民以耕讀爲事士以氣節相高然而惜厚嫁以
沉女習法例而煽訟諸暨志曰民性質直而近古好
鬪而易解力稼穡不事浮費餘姚志曰民知禮讓上
風大振君子以讀書爲本業小民以技藝爲耕作上

望九峯西瞻靈石南臨樵谷郡志曰周回平曠山環
水繞實佳郡也西安一統志曰崢嶸挾鎮九龍鎖江
吳征虜將軍鄭平以千人守崢嶸鎮唐乾符間刺史
李穀置砦龍山卽其處也龍游趙抃曰九峯排列商
輅通駟橋記曰西通百越東達兩京烏石之山號爲
寨門常山舊志曰山谷綿密溪澗潏迴水陸衝要之
地江山舊志曰居高山深谷峻絕脩阻形勢視五色
爲最開化舊志曰其山峻而廉其水清而駛鳳凰翔
其前鍾山峙其後諸邑險要莫是過矣
處州府太史公曰括蒼爲佐命唐元和郡縣志曰湍

流險阻舊傳曰上阻馮公嶺下限老鼠梯宋楊億曰
群峯倚天清溪南奔石磴盤屈迥在霄漢間郡志曰
東飲甌江西挽閩嶠東南之名區也麗水舊志曰大
溪逸其南層峯鎮其北東岩擇山控制一邑青田前
臨大川後負崇岡南田環匝地勢平曠袁晁之亂人
多避難于此其北芝溪嶺即老鼠梯之絕險處也縉
雲舊志曰孤石千雲萬峯挺秀耿再成率兵屯黃龍
山規取處州邑之南山也松陽舊志曰馬鞍青蒙列
其東雲岩翠屏峙其西據川之上流者元趙晉勝所
恃以立水寨也遂昌舊志曰山倍於水有土鼓文筆

潘重儒術而輕勢利僊居志曰民讓朴野古靈興學
勵俗盛有儒雅寧海志曰地迫山海產慳食嗇樂耕
釣安賦役尚勤儉民多古意太平志曰厥習朴雅崇
儉節敦行實力耕桑重葬祭蓋自江以東風俗近古
者台爲首稱

温州東甌王之所國也始東甌王信鬼而甌俗多敬
鬼樂祠隋志曰少爭訟尚歌舞婦勤紡績郡志曰俗
喜競渡華麗爲他郡最鄉會以齒不以爵地不宜桑
而織絰工不宜漆而器用備不宜粟而秔稻足張九
成云永嘉道德之鄉賢哲相踵前輩雖徃風流尚存

杜佑通典曰藝文儒術斯之爲盛舊志曰俗喜華麗以盛飾相高貧者亦勉強徇俗假借以爲飾林泉生記曰君子尚文小人習於機巧續志曰嫁娶以財氣相高喪葬以緇黃是尚諸邑風俗畧同樂清土瘠民貧衣食悉資隣邑閭閻之中頗存揖讓之風惟平陽人喜謳歌雖兒童唇吻亦叶宮徵而恭順特樸率嗚呼風俗之美惡其繫於化導豈微也哉余觀兩浙在昔夏禹至會稽時因其胼手胝足惡衣菲食則民尚勤儉習勞苦及吳泰伯遜國于王季其後季札又棄國而不取則民樂讓越勾踐蒙難以復仇其民遂

多感慨悲憤務隱忍以成事宋之南渡崇尚文學厥多儒生比而觀之蓋不爽也至于近世儉之過或失則鄙讓之過或失則譎忍之過或失則險文之過或失則僞及其激且反焉則又或以爭利忘義以巧詆戕物以辨言惑衆以健鬪取敗夫孰非漸摩積習使然哉或者顧謂山川之氣民習因之不知山川如故而風俗代殊聖賢之流澤久卽漸窮而相噓相沿之弊乃或一成而不可變故驅而入于惡則易導而之善則難夫君子德風小人唯草吾黨其慎焉爾矣

秩皆六百石景帝中二年更名都尉

縣令長皆沿秦制掌治其縣萬戶以上爲令秩千石至六百石減萬戶爲長秩五百石至三百石下皆有丞尉秩四百石至二百石是爲長吏百石以下有斗食佐史之秩是爲少吏

東漢浙中官制

揚州刺史一人與秦監御史西漢部刺史朏同元壽二年更爲牧建武十八年復爲刺史常以八月巡行所部郡國錄囚徒考殿取初歲盡詣京都奏事中興但因計吏有從事史假佐所部郡國六

郡太守各一人二千石丞一人

東部侯國都尉一人比二千石丞一人郡守相丞皆掌治民進賢勸功決訟檢姦常以春行所主縣勸民農桑振救乏絕秋冬遣無害吏案訊諸囚平其罪法論課殿取歲盡遣吏上計并舉孝廉典兵禁備盜賊建武六年省都尉并職太守

每縣邑道大者署令一人千石其次置長四百石小者置長三百石皆掌治民顯善勸義禁姦罰惡理訟平賊恤民時務秋冬集課上計於所屬郡國丞各一人尉大縣二人小縣一人各署諸曹掾史

其郡有鹽官鐵官工官都水官者隨事廣狹置令長及丞秩次皆如縣道無分土給均本吏

晉浙中官制

州置刺史別駕治中從事諸曹從事等員

郡皆置太守諸王國以內史掌太守之任後避景帝諱改號太守爲內史又置主簿主記室門下賊曹議生門下史功曹書佐循行小史五官掾等員

郡國皆置文學掾一人

縣大者置令小者置長有主簿錄事史主記室史門下書佐幹游徼議生循行功曹史小史廷掾功曹史

小史書佐幹戶曹掾吏幹法曹門幹金倉賊曹掾史兵曹史吏曹史獄小史獄門亭長賊捕掾等員

唐浙中官制

監察御史正八品察百寮巡按州縣以判官二人爲佐務繁則有支使其一察官人善惡其二察戶口流散籍帳隱沒賦役不均其三察農桑不勤倉庫耗減其四察妖猾盜賊不事生業爲祗蠹害其五察德行孝悌茂才異等及晦迹應時用者其六察黠吏豪宗兼并縱暴貧弱冤苦不能自申者凡戰伐大克獲則數俘馘審功賞然後奏之

節度使本起於西北用武之地如安西北庭河陽三城盧龍范陽鳳翔河中朔方之類以地名也河東河西淮南劔南東川劔南西川山南東道山南西道總數州爲名也淄青澤潞之類合兩州爲名也護國天雄宣武橫海昭德鎮西大同之類特創美名以寵其軍也然大抵多在中原耳自唐末五代以來漸及東南爲姑息割據之術於是節鎮不勝其繁然猶各有支郡其後四方僭竊則又擅置名號不錄於職方獨錢氏擅有兩浙猶尊事中朝凡大事皆請命而中朝亦曲從之故境內節鎮尤多用以命其子弟若杭之

爲寧海越之爲鎮東寂其大鎮也久之自尊但爲國王而以寧海鎮東兩節授其子

觀察使景雲二年置十道按察使一人開元二十二年初置十道採訪處置使以御史中丞盧絢等爲之仍置印兩浙部于江南東道治蘇州二十五年命諸道採訪使考課官人善積三年上奏求爲常式天寶九年勅採訪使但察訪善惡舉其大綱自餘郡務所有奏請不得干及乾元元年改觀察處置使兵甲財賦民俗之事無所不領謂之都府權勢不勝其重能生殺人或專私其所領州而虐視諸郡歲以八月考

其治以豐稔爲上考省刑爲中考辦稅爲下考正使副使支使判官掌書記推官巡官衙推隨軍要籍進奏官各一人

按唐書地理志江南東道採訪使所部盡有今蘇松常鎮兩浙江西福建等地及檢韓文公代張籍與李浙東書謂李以中丞觀察浙東七州與志不合豈後以七州分置浙東觀察使耶

防禦使唐天寶中諸大郡要害之地置防禦使以治軍事刺史蕪之歲以八月考其治否以無虞爲上考清苦爲中考政成爲下考代宗卽位停罷

團練使唐乾元初置大者領十州小者三五州代宗時令諸州刺史悉帶團練使歲以八月考其治否以安民爲上考懲姦爲中考得情爲下考

觀風俗使真觀八年分遣蕭瑀等巡省天下延問疾苦觀風俗之得失察政刑之苛弊後不復置

巡察巡撫等使貞觀二十年遣太常卿孫伏伽等二十一人以六條巡察四方黜陟官吏天授二年發十道存撫使以右肅政御史中丞知大夫事李嗣真等爲之神龍二年勅左右臺內外五品以上官識理通明無屈撓者二十人分爲十道巡察使二周年一替

以廉按州郡

越州中都督府都督之名始於魏文帝黃初二年俱以重臣都督中外諸軍事唐分置諸道都督府而名始微兩浙都督府治越州會稽郡得以軍事專殺都督一人別駕一人長史一人司馬一人錄事參軍一人錄事二人功曹參軍事倉曹參軍事戶曹田曹兵曹法曹士曹參軍事各一人又參軍事四人市令一人文學一人醫學博士一人

按唐制一道兵政屬節度使民事屬觀察使然節度多兼觀察又有度支營田招討經畧等使然亦多以

節度使兼之蓋使名雖多而主其事者每道一人而

已

上州刺史一人從三品職同牧尹別駕一人從四品下長史一人從五品上司馬從五品下錄事參軍事一人從七品上錄事二人從九品下司功參軍事一人司倉參軍一人司戶參軍事二人司田參軍事一人司兵參軍事一人司法參軍事二人司士參軍事一人皆從七品下參軍事四人從八品下市令一人從九品上丞一人從九品下文學一人從八品下醫學博士一人從九品下中州刺史一人正四品下錄

事參軍事一人正八品上錄事一人從九品上司功
參軍事司倉參軍事司戶參軍事司田參軍事司兵
參軍事司法參軍事司士參軍事各一人正八品下
參軍事三人正九品下醫學博士一人從九品下
州刺史一人正四品下別駕一人從五品上司馬一
人從六品上錄事參軍事一人從八品上錄事一人
從九品下司倉參軍事司戶參軍事司田參軍事司
法參軍事各一人從八品下參軍事二人從九品下
醫學博士一人從九品下諸軍各置使一人五千人
以上有副使一人萬人以上有營田副使一人軍皆

有倉兵分三曹參軍事刺史領使則置副使推官衙
官州衙推軍衙推

上縣令一人從六品上丞一人從八品下主簿一人
正九品下尉二人從九品上中縣令一人正七品上
丞一人從八品下主簿一人從九品上尉一人從九
品下中下縣令一人從七品上丞一人正九品上主
簿一人從九品上尉一人從九品下下縣令一人從
七品下丞一人正九品下主簿一人從九品上尉一
人從九品下縣令掌導風化察冤滯聽獄訟凡民田
收授縣令給之每歲季冬行鄉飲酒禮籍帳傳驛倉

庫盜賊隄道雖有專官皆通知縣丞爲之貳縣尉分判衆曹收率課調

宋浙中官制

制置使不常置掌經畫邊鄙軍旅之事政和中始置紹興以後置使掌本路諸州軍馬屯防扞禦多以安撫大使兼之亦以統兵馬官充地重秩高者加制置大使位宣撫副史上或置副使以貳之時江浙制置使以呂頤浩充陳文彥程秋副之初建炎元年詔令安撫使發運監司州軍官並聽制置司節制其後朝議以權要遇重於是詔止許便宜制置軍事隆興以

後或置或省開禧後置其權略視宣撫司惟財計茶馬不預又有沿海制置使以明州守臣領之然其職止肅清海道節制水軍非江淮與內州比大使置屬參謀叅議主管機宜書寫文字各一員幹辦公事三員準備將領差遣差使各五員宣撫使掌宣布威靈撫綏邊境及統護將帥督視軍旅之事宣和間睦寇方臘作亂時童貫爲浙中宣撫賊平不常置建炎三年以周望宣撫兩浙大尉郭仲荀副之

經略安撫總管司使初錢氏國除杭守帶鈐轄提舉

兩浙路州軍兵甲賊盜而浙東限濤江議者以爲非
杭所能兼領皇祐三年十二月始分兩浙爲東西兩
路杭越守臣各兼兩路屯駐泊兵馬鈴轄而越守
自魏瓘始歷五朝皆因之至宣和二年有方臘之變
五月己亥臣寮言睦賊猖獗已見平靖慮班師之後
餘孽尚在乞以杭越知州並兼本路安撫一方乃詔
杭越州江寧府守臣並帶安撫使此浙東安撫使之
始也

走馬承受諸路各一員隸經略安撫總管司無事歲
一入奏有邊警則不時馳驛上聞惡有所隸乃潛去
總管司字冀以擅權熙寧五年命正其名鑄銅記給
之仍收還所用奉使印崇寧中始詔不隸帥司而輒
預邊事則論以違制大觀中詔許風聞言事政和六
年改爲廉訪使者後招權怙勢至與監司表裏爲惡
靖康初罷依舊制復爲走馬承受

發運使副判官掌經度山澤財貨之源漕儲廩以輸
中都而兼制茶鹽泉室之政及專舉刺官吏之事至
道元年始命洛苑副使楊允恭西京作坊使李延遂
及太子中允王子與爲江淮兩浙發運使兼知制茶
鹽事就淮南置三年省咸平二年復置四年又兼都

大發運事景德初復置一人後亦有二人副使以諸
司副使充三年置都監天禧二年官崇者或爲副使
秩輕者爲監副使都監不常備景祐七年罷寶元元
年復置慶曆七年上命發運副使更不置正使紹興
二年罷八年起居舍人勾龍如淵言戶部非生財之
道請置諸路水陸度支轉運等使置司杭州浙有轉
運使始此

節度使宋初沿唐制有鎮東軍節度使後不復置
觀察使無定員初沿唐制置諸州觀察使凡諸衛將
軍及使遙領者資品並止本官敘政和中詔承宣觀
察使仍不帶使持節
防禦使團練使刺使皆沿唐制諸州各置多寡無定
員

提點刑獄公事司掌察所部之獄訟而平其曲直所
至審問囚徒詳覆案牘凡禁繫淹滯而不決盜竊通
竄而不獲皆劾以聞及舉刺官吏之事淳化二年置
諸路提點刑獄以朝官充同點刑獄以閣門祇候以
上武臣充熙寧初神宗以武臣不足以察所部人材
罷之六年置諸路提刑司檢法官紹聖初以提刑兼
坑冶事元祐初罷提舉常平以其事來屬紹興初兩

浙路以疆封闊遠差提刑二員浙東提刑司治紹興府東後添差武臣提刑

提舉司熙寧二年差官提舉諸路常平廣惠倉兼勾管農田水利差役事元祐初廢其官紹聖初復設官如初方是時章蔡輩講詔述之政立法甚嚴所積秋毫不許他用至建炎初頗爲諸司侵取給事中孫覿奏請復專置一司言路論擊覿坐去國然議者終以爲不當廢置常平主管官一員隸提刑司實使之行常平司事久之乃并提舉茶鹽司爲提舉常平茶鹽司初置使合兩浙爲一路治蘇州中徙杭州宣和末

釐爲東西二路東路使者治越州並置提舉學事司掌一路州縣學政歲巡所部以察師儒之優劣生員之勤惰而專舉刺之事崇寧二年置宣和三年罷

府州軍監宋初革五季之患召諸鎮節度會于京師賜第以留之分命朝臣出守列郡號權知州軍馬軍謂兵州謂民政焉其後又武官參爲知州軍事二品以上及帶中書樞密院宣徽使職事稱判其府州軍監諸府置知府事一人州軍監亦如之掌總理郡政宣布條教導民以善而糾其慝歲時勤課農桑旌別

孝弟其賦役錢穀獄訟之事兵民之政皆總焉凡法令條制悉意奉行以率所屬有赦宥則以時宣讀而班告于所治境舉行祀典察群吏德義材能而保任之若疲軟不任事或姦貪玩法則按劾以聞遇水旱以法賑濟安集流亡無使失所大藩府或當要衝者並兼兵馬鈐轄巡檢建炎初詔要郡文臣一員帶本路兵馬都監武臣一員充副都監紹興三年帶路分鈐轄去處並罷

通判宋初懲五代藩鎮之弊乾德初始置諸州通判以朝官充建隆四年詔知府公事並須長史通判簽議連書方許行下時大郡置二員餘置一員州不及萬戶不置武臣知州小郡亦特置焉元祐元年詔知州係帥臣其將下公事不許通判同管元符元年詔通判幕職官今日赴長官廳議事及都廳簽書文案南渡後設官如舊

幕職官僉書判官廳官事兩使防團軍事推判官節度掌書記觀察支使掌裨贊郡政斟酌可否曰于長而罷行之凡員數多寡視郡大小

教授景祐四年詔藩鎮始立學他州勿聽慶曆四年詔諸州軍監各令立學學者二百人以上許更置縣

學自是州郡無不有學始置教授委運司及長史於
幕職州縣內薦或本處舉人有德藝者充熙寧六年
始詔諸路學官由中書門下選差

縣令建隆元年令天下諸縣除赤畿外有望繫上中
下掌總治民政勸課農桑平決獄訟有德澤禁令則
宣布于治境凡戶口賦役錢穀振濟給納之事皆掌
之以時造戶版及催理二稅有水旱則有災傷之訴
以分數蠲免民以水旱流亡則撫存安集之無使失
業有孝悌行義聞于鄉閭者具事實上于州激勸以
勵風俗若京朝幕官則爲知縣事有戍兵則兼兵馬

都監或監押初建炎多差武臣紹興詔專用文臣然
沿邊溪洞處仍許武臣指射邑大事煩則堂除仍備
緋章服嚴差出之禁任蒲有政績則與升擢乾道以
後定以三年爲任仍非兩任不除監察御史初改官
人必作縣謂之湏入十六年詔知縣在任不成兩考
即不合理爲實歷嘉定十二年詔兩經作令蒲替者
實歷九考有政聲無過犯舉員及格改官人特免再
作知縣許受簽判或幹官以當知縣履歷縣丞初不
置天聖中因蘇耆請開封兩縣始各置丞一員在簿
尉之上仍於有出身幕職令錄內選充皇祐中詔赤

縣丞並除新改官人熙寧四年編脩條例所言諸路州軍繁劇縣令戶二萬已上增置丞一員以幕職官或縣令人充元祐元年詔應因給納常平免役置丞並行省罷如委事務繁劇難以省罷處令轉運司存留崇寧二年宰相蔡京言熙寧之初脩水土之政行市易之法興山澤之利皆王政之大請縣並置丞一員以掌其事大觀三年詔昨增置縣丞內除舊額及萬戶以上縣事務繁冗及雖非萬戶實有山澤坑冶之利可以修興去處依舊存留外餘皆減罷建炎元年詔縣丞係嘉祐以前員闕并萬戶處存留一員餘並罷嘉定後小邑不置丞以簿兼

主簿開寶三年詔諸縣千戶以上置令簿尉四百戶以上置令尉令知主簿事四百戶以下置簿尉以主簿兼知縣事咸平四年王欽若言川陝縣五千戶以上請並置簿自餘仍以尉兼從之自後川蜀及江南諸縣各增置主簿中興後置簿掌出納官物銷注簿書凡縣不置丞則簿兼丞之事凡批銷必親書押不許用手記仍不許差出以防銷注

尉建隆三年每縣置尉一員在主簿之下奉賜並同至和二年開封祥符兩縣各增置一員掌閱習弓手

戢姦禁暴凡縣不置簿則尉兼之中興沿邊諸縣間以武臣爲尉並帶兼巡提私茶鹽礬亦或文武通差隆興詔不許差癯老疾病年六十以上人士邑大事煩則置二尉紹熙中詔恩科人年及六十不差嘉定十三年詔極邊縣尉獲盜酬賞班次歲以二員爲額鎮砦官凡諸鎮置於管下人煙繁盛處設監官管火禁或兼酒稅之事砦置於險扼控禦去處設砦官招收士軍閱習武藝以防盜賊凡杖罪以上並解本縣餘聽決遣

總管鈐轄司掌總治軍旅屯戍營房守禦之政令凡將兵隸屬官訓練教閱賞罰之事皆掌之守臣帶提舉兵馬巡檢都監及提轄兵甲者掌統治軍旅訓練教閱以督捕盜賊而肅清治境凡諸營各籍賞罰之事皆掌之崇寧四年蔡京奏京畿四輔置輔郡屏衛京師以潁川府爲南輔襄邑縣升爲拱州爲東輔鄭州爲西輔澶州爲北輔以太中大夫以上知州置副總管鈐轄各一員知州爲都總管餘依三路帥臣法從之大觀三年詔東南帥府總管依三路都總管法靖康元年詔四道副總管並通差文武臣其諸路將官掌統所隸禁旅以行陣隊伍金鼓旗幟弓矢擊刺

之法而教習訓練之別其武藝強者待次遷補以激
勸士卒凡兵仗器甲之數廩祿犒設賞罰約束之禁
令皆掌焉副將爲之貳若屯戍防邊則受帥司節制
遇寇敵則審其戰守應援之事若師有功則具馘數
籍用命而旌賞之

路分都監掌本路禁旅屯戍邊防訓練之政令以肅
清所部州府以下都監皆掌其本城屯駐兵甲訓練
差使之事資淺者爲監押紹聖三年詔諸路將副序
位在路分都監之下大觀三年詔帥府無路分鈐轄
望都無路分都監者許置一員其餘添置處任滿不

差差人宣和二年處州添置都監一員建炎初分置
帥府以諸路帥臣兼要郡守臣帶兵馬鈐轄次要郡
帶兵馬都監並以武臣爲之副稱副總管副鈐轄副
都監許以便宜行軍馬事辟置僚屬依帥臣法屯兵
皆有等差遇朝廷起兵則副總管爲帥副鈐轄都監
各以兵從聽其節制紹興三年詔要郡次要郡守臣
罷帶兵職其逐路副總管依舊格改充路分都監爲
一路掌兵之官其各州鈐轄或省或置不一又有逐
路兵馬都監兵馬監押掌煙火公事捉捕盜賊淳熙
十六年詔諸路訓練鈐轄並湏年六十以下曾經從

軍有才武人充紹熙元年指揮雜流出身之人不得
過路分州鈐諸州軍兵馬都監獨員處專注才武及
曾任主兵官之人慶元中詔總管下至將副等年七
十以上許自陳與宮觀差遣初守臣罷帶兵職惟江
西贛州以多盜仍帶江西兵馬鈐轄其後武臣爲路
鈐者亦無尺籍伍符每歲諸州按閱特存故事間有
得旨葺治軍器或訓練禁軍則仍帶入衙已上將官
巡檢司有沿邊溪峒都巡檢或蕃漢都巡檢或數州
數縣管界或一州一縣巡檢掌訓治甲兵巡邏州邑
擒捕盜賊事又有刀魚船戰掉巡檢江河淮海置捉

賊巡檢及步馬遞鋪巡河巡捉私茶鹽等各視其名
以修舉職業皆掌巡邏幾察之事中興以後分置都
巡檢使都巡檢巡檢州縣巡檢掌土軍禁軍招募教
習之政令以巡防杆禦盜賊凡沿江沿海招集水軍
控扼要害及地分闊遠處皆置巡檢一員往來接連
合相應援處則置都巡檢以總之皆以材武大小使
臣充各隨所在聽州縣守令節制本砦事並申取州
縣指揮若海南瓊管及歸峽荆門等處路連數郡控
制溪峒又置水控都巡檢使或三州都巡檢使以增
重之

監當官掌茶鹽酒稅場務征輸及冶鑄之事諸州軍
隨事置官其征榷提務歲有定額歲終課其額之登
耗以爲舉刺凡課利所入日具數以申于州建炎初
詔監當守闕許轉運司具名奏辟一次以二年爲任
實有六考方許間升煩劇去處許添差一員凡交割
必置曆以稽其剩欠合選差文臣處更不差武臣淳
熙二年詔二萬貫以下庫分選有才幹存留一員指
揮諸班直親從親事官保義郎以下差充建炎四年
詔每州每以五員爲額

宮觀使大率以祠祿之官佚老優賢宋初員數絕少
熙寧以後乃增焉是時方經理時政患疲老不任事
者廢職欲悉罷之乃使任宮觀母限員以三十月爲
任浙中有提舉杭州洞霄宮使提舉台州崇道觀使
元浙中官制

行中書省秩從一品掌國之庶務統郡縣鎮邊鄙元
初有征伐之役分任軍民之事未有定制中統至元
間分立行省官不必備皆以省官出領其事其丞相
皆以監察江淮省事係銜凡錢糧兵甲屯種漕運軍
國重事無不領之後兩改尚書省尋皆復如舊初至
元十三年置江淮行省治二十一年以地理民事非

便遷于杭州二十二年以江北諸郡隸河南改曰江浙行省統有三十路丞相一員從一品平章事一員從一品右丞一員左丞一員正二品叅知政事二員從二品即中二員從五品員外郎二員從六員都事二員從七品叅政之下又有簽省同簽之屬後罷不置丞相尤慎擇其人往往缺焉

各省屬官檢校一員從七品照磨所照磨一員正八品架閣庫管勾一員正八品理問所理問二員正四品副理問二員從五品知事一員提控案牘一員都鎮撫司都鎮撫一員副都鎮撫一員

宣慰司掌軍民之務分道以總郡縣行省有政令則布于下郡縣有請則爲達於省有邊陲軍旅之事則兼都元帥府其次則止爲元帥府宣慰司使三員從二品同知一員從三品副使一員正四品經歷一員從六品都事一員從七品照磨兼架閣管勾一員正九品治浙東道慶元路

行樞密院至元三年奏准江浙置行樞密院以鎮遏好亂之民設知院一員同知僉院院判各一員十六年三月置江浙行樞密院于杭州首領官經歷知事各一員斷事官二員

行御史臺至正十六年命大尉納麟爲江南諸道行御史臺御史大夫以次官員各依等第選用遂移置行臺于紹興

行宣政院元統二年正月革罷廣教總管府一十六處置行宣政院于杭州除院使二員同知二員副使二員同簽院判各一員首領官經歷二員都事知事照磨各一員令史八人譯史二人宣使八人至元二年五月西番寇起置行宣政院以也先帖木爲院使往討之至正二年江浙行宣政院設崇教所秩四品以理僧民之事蓋兵政民事其職俱得而理也

兩浙都轉運鹽使司秩正三品使二員同知二員運判二員經歷知事各一員照磨一員至元十四年置司杭州大德三年定其產鹽之地立場有差仍於杭州嘉興紹興溫台等處設檢校四所專驗鹽袋毋過常度

鹽場三十四所每所司令一員從七品司丞一員從八品管勾一員從九品

儒學提舉司秩從五品各處行省所署之地皆置一員統諸路府州縣學校祭祀教養錢糧之事及考校後進著述文字每司提舉一員從五品副提舉一員

從七品吏目一人司吏二人

官醫提舉司秩從六品提舉一員同提舉一員副提舉一員掌醫戶差役詞訟至元二十五年置防禦海道運糧萬戶府至正十五年七月陞台州海道巡防千戶所爲防禦海道運糧萬戶府九月置分府于平江

浙東宣慰司至正十二年正月添設宣慰使一員同知一員都事二員

府秩正四品達魯花赤一員知府或府尹一員領農桑魯與路同同知一員判官推官各一員知事一員

提控案牘一員所在有隸諸路及宣慰司行者有直隸省部者有統州縣者有不統縣者其制有差等州中統五年併立州縣未有等差至元三年定萬五千戶之上者爲上州六千戶之上者爲中州六千戶之下者爲下州上州達魯花赤州尹秩從四品同秩正六品判官秩正七品中州達魯花赤知州並五品同知從六品判官從七品下州達魯花赤知州並從五品同知正七品判官正八品兼捕盜之事佐官上州知事提控案牘各一員中州吏目提控案牘各一員下州吏目一員或二員

縣至元三年定江淮以南三萬戶之上者爲上縣一萬戶之上者爲中縣一萬戶之下者爲下縣上縣秩從六品達魯花赤及尹丞簿尉各一員典二員中縣秩正七品不置丞餘悉如上縣之制下縣秩從七品置官如中縣民少事簡之地則以簿兼後又別置尉尉主捕盜之事別有印典史一員巡檢秩九品巡檢一員

大明官制自有成書其浙中職官增設裁減具在會典外志不當僭及

浙江通志卷六十七

雜志第十一之六

仙釋

桐君不知何許人亦莫識其姓名相傳嘗採藥求道止於桐廬縣東山隈桐樹下其桐枝柯偃蓋蔭蔽數畝遠望如廬舍或有問其姓者則指桐以示之因名其人爲桐君縣爲桐廬江爲桐江溪爲桐溪嶺爲桐峴而山亦以桐君名焉或云黃帝時嘗與巫彭同處方餌有藥錄一卷行於世

仙姑相傳爲軒轅黃帝少女於浦江仙華山脩真上升故山與廟並以仙姑名有廟舊在山巔禱祈輒應

民病陟降改築山麓

鬼谷子姓王名詡不知何許人受道於老君入雲氣

山採藥服之顏如童居清溪之鬼谷因稱鬼谷子嘗

遊鄆之太白山南滄舉水簾洞有祠倚山臨水幽深

闐寂人跡罕到

晉郭璞詩清溪千餘仞中有一道士雲生梁棟間風吹窓牖裏借問此阿

誰云是鬼谷子

魏伯陽上虞人博瞻文詞通諸緯候當漢時隱居不

仕入山與弟子三人作神丹丹成知弟子心不盡乃

試之曰丹今雖成當先服之入口即死獨有一弟子

曰吾師非凡人也服此而死亦復何恨乃服丹即死

餘弟子不服乃共出山伯陽即起服丹弟子同去後

逢人入山伐木為書寄謝二弟子所著有參同契五

相類凡三卷其說似解周易實假爻象以論作丹之

意事載葛稚川神仙傳

薊子訓不知所由漢建安中客濟陰宛句有神異之

道嘗駕驢車詣許下公卿以下候之者常數百人後

因遁去不知所之時有百歲翁自說童時見子訓賣

藥於會稽市顏色不異於今後人復於長安東霸城

見之猶駕昔所乘驢車也見者呼之曰薊先生少住

並行應之視若遲徐而走馬不及遂去不復見或曰

嘗隱于吳興之武康以尸解去今烏程湖趺山有子

訓塚云

見後漢書方術傳

張道陵於潛人漢留侯八世孫也建武六年甲午正月望生於天目山彩雲覆空紫氣盈庭光如日月七歲誦道德經於天文地理河圖緯經無不通從學者千餘人永壽間賜號正一人於潛有生仙山集仙觀即其宅址又天目山西北八十里南三十里有誦經堂其四代孫徙居廣信之龍虎山世襲天師蔡經者餘杭人嗜學僊術王方平偕其妹麻姑降經家姑手爪似鳥經見之念背癢時好以此爪爬之方

平即知乃鞭經曰麻姑僊人也何敢如是宴畢命駕

昇天經尋亦蛻去

趙炳字公阿東陽人能爲越方以氣禁人人不能起禁虎伏地低頭閉目便可執縛禁枯樹即生萐笑釘釘柱入尺許以氣吹之釘即躍出又嘗禁盤水立見魚龍後東入章安百姓未之知也炳乃故升茅屋渡鼎而爨主人見之驚懷炳笑不應既而爨熟屋無損異又嘗臨水求度舡人不許炳乃張蓋坐其中長嘯呼風亂流而濟於是百姓神服從者如歸章安令惡其惑衆收殺之人爲立祠堂於永康至今蚊蚋不能

入也

見後漢書及抱朴子

劉晨阮肇剡人也漢永平中入天台山採藥失故道行數里至溪澗遇二女迎歸食以胡麻飯後求去指元路至家子孫已七世矣今天台縣西北三十里有劉阮洞詳見地理志

朱孺子永寧人三國時師道士王玄真居大若巖下嘗於溪畔見二花犬逐之入枸杞叢下遂與玄真斲叢下得枸杞根類花犬堅如石煮之孺子先取飲之俄而飛立前峯謝玄真而去玄真後亦不知所終介象會稽人學道得度世禁氣之術能隱形變化入

山谷見一美女曰汝食氣未盡可斷穀三年來象如期而往乃授以還丹術吳主聞之召至武昌尊敬之試其術種瓜菜百果皆立生有種黍於山中苦獼猴食之戒曰吾告介君猴卽去象死後人復見之于吳其徒發棺視之惟一符耳四明山外爲山真今稱南千歲和尚寶掌禪師生周末當魏晉時自西域來居常不食一日示衆曰吾欲住世千歲今六百七十三歲矣因號千歲和尚唐貞觀中周游兩浙至諸暨里浦山下遇一老人問欲何之師曰訪地脩行吾將老焉老人曰循山之陰林嶂幽聳中有石室名里浦巖

盍往居之值中秋師抵巖下見其山秀泉潔月白風清頌行盡支那四百州此中偏稱道人游遂結茆以居宴坐十七年一日屈指一千七十二歲矣語其徒惠雲曰吾將謝世以還丹授汝今諸賢有寶掌巖會稽刺浮山明覺寺有千歲和尚塔又有千歲洗骨池劉綱字伯經下邳人初居四明山後爲上虞令師事白君受道歷年道成邀親故會別飲畢登大皂莢木上去地十餘丈舉手而別忽然飛入雲中妻樊夫人亦以道術同舉今白水觀乃其遺迹云

見葛稚川神仙傳

趙廣信本陽城人魏末渡江入剡小白山受李法成

服氣法又受師左君守玄中之道內見五藏徹視法如此七八十年周旋郡國或賣藥出入人間人莫知也多來都下市井作丸華丹丹成遂乘雲駕龍上昇

事載真誥

郭文字文舉晉時人步蟾入餘杭大滌山窮谷中倚木覆苦以居常著鹿裘葛巾不飲酒食肉種菽麥採竹葉木實及貿鹽自供或酬下價亦與之嘗有猛虎張口向文文視其口中有橫骨手探去之明旦致一鹿於室前餘杭令顧颺與葛洪共造之携與俱歸置之西園温嶠問曰猛獸人所畏先生獨不畏耶文曰

無害獸之心則獸亦不害人後歸臨安結廬山中葛洪庾闡並爲作傳今靈耀寺其故宅也

許邁字叔元一名映嘗謂餘杭垂雷山延陵之茅山是洞庭西門潛通五嶽陳安世茅季偉常所游處於是立精舍於垂雷而往來茅嶺之洞室晉永和二年移入臨安西山登巖茹芝渺然自得終焉之志乃更名元字遠游著詩十二首論神仙事嘗與王羲之書曰自山陰至臨安多有金堂玉室仙人芝草左元放之徒漢末諸得道者在焉後人莫測遠游所終好道者皆謂之羽化

見初學記

文中之龍內具五嶽巖壑

陸修靜字見寂吳興東遷人目有重輪足有雙跂掌有大字背有斗文篤好文籙旁究象緯好方外遊南詣衡湘九疑西至峨眉宋元嘉末文帝召不往乃友陶淵明慧遠於廬山泰始三年詔江州刺史王景宗禮聘來朝勅會于華林延賢之館脩靜鹿巾謁帝帝肅然敬之勅建傳經宗壇因著齋法儀範百餘卷元徽五年正月若趣裝將行忽然解化勅送冠履還山詔所居爲簡寂觀初修靜在鄉時嘗沒于德清縣東水潭數月而出後因名爲仙潭

黃初平蘭谿人牧羊遇道士將至金華山石室中兄

初起尋之四十餘年一日逢道士引入山相見問羊
安在初平曰在山之東初起視之但見白石初平叱
之石皆成羊初起遂絕粒服松栢茯苓亦得仙後還
鄉其族盡亡乃復去初平別號赤松子云唐舒道紀
詩松老赤
松原松間廟宛然人皆有兄弟誰共得神仙雙鶴冲
天去群羊化石眠至今丹井水香滿北山田見神仙

中傳

葛玄字孝先本丹陽句容人從左元放受九丹金液
仙經常服餌求長生能絕穀連年不饑後居赤城會
稽括蒼等處有賈人從海中還過神廟廟使主簿語
賈人曰今欲因寄一書與葛仙公可為致之主簿因

以函書擲賈人船如釘着板拔不可得還會稽輒以
報仙公仙公自往取之即得也語弟子張恭曰吾不
得治作大藥今當作尸解去遂衣冠入室而臥氣色
不變弟子等燒香守之三日三夜夜半中忽大風起
發屋折木聲響如雷燭滅良久風止燃燭失仙公所
在但見衣在而帶不解人號曰葛仙公今會稽有仙

公釣磯見葛稚川
神仙傳

葛洪字稚川仙公從孫以儒學知名性寡慾不好榮
利閉門掃軌究覽經籍尤好神仙導養法初仙公以
鍊丹秘術授弟子鄭洪師鄭悉得其法晉咸和初選

爲散騎常侍固辭不就聞交趾出丹砂求爲勾漏令
乃止羅浮山鍊丹在山積年優游閑養著述不輟著
四外篇凡一百一十六篇自號抱朴子因以名書

事載

晉書

竺潛字法深隱剡山晉哀帝兩遣使致之建業簡文
尤師禮之劉惔見於簡文坐中嘲曰道人亦游朱門
乎潛曰君自見朱門耳貧道以爲與蓬戶無異及還
山支遁求買沃州小嶺潛曰欲來當給不聞巢由買
山而隱也公自封東之嶺支遁字道林嘗住會稽能仁寺後入剡中與謝安王

羲之游嘗於沃州小嶺建精舍晚移石城山棲光寺
有遺馬者受之有譏之者遁曰吾愛其神駿有餉鶴
者曰冲天之物寧當爲耳目之玩放之所著有道林

集

見初學記

寶達者晦跡靈隱山號刹利法師善持秘呪晉天福
時浙江水溢激射湖山寶達誦呪止之夜有僦人黑
冠朱衣謂達曰伍員復求雪耻爾師慈心爲物員聞
命矣自是湖擊西興而杭州東岬沙漲數里至今靈
隱寺有印沙床照佛鑑皆其遺跡也

杜子恭錢唐人有道術嘗借人瓜刀匿索不得刀主

立求之子恭曰當見還耳主隨子恭至嘉興有魚躍入舟中破之得刀其神怪往往如此

智未王右軍七代孫名法極住會稽嘉祥寺常居閣上臨書三十年所退筆頭置之大竹籠籠受一石餘而五籠皆滿人來求書如市戶限爲之穿穴因鐵裹之人謂之鐵門限

王質衢人也入山採樵見二子對奕質置斧於坐而觀之童子與質一物如棗核食之不饑局終童子指示之曰汝斧柯爛矣質歸鄉閭已及百歲同時人皆已物故乃復入此山莫知所終遂名其山曰爛柯或云其弟貴亦仙今靜安鄉有王貴峯云

曇猷燉煌人晉興寧中居天台舊傳赤城有五百大神居之言輒降禍猷至遇一嫗問途忽有負而投諸淵者猷飛錫救之水立涸今乾溪是也方誦經有猛獸巨蟒交見猷不動後有神詣猷遜謝願他徙於是鼓角凌虛而去

袁根栢碩皆剡縣人因驅羊度赤城山有石門忽開見二女方笄遂入與語後謝歸女以香囊遺之根後羽化碩年九十餘方外傳之亦如劉阮故事云
傅大士名翕字玄風義烏人嘗見會嵩頭陀謂之曰

試自照水迺見圓光寶蓋卽悟前因因問脩道之地
頭陀指松山下雙檜木曰此可矣大士於此創庵學
佛梁武帝召問名重一時今雙道大刹卽其道場也
定光青州人許姓字靜照梁大同初隱佛隴三十年
人罕知者初智顛在江陵夢光引至山頂曰汝當住
此汝當終此及顛過佛隴光曰憶昔往時招手否顛
卽悟光曰佛隴吾已居之銀峯爾宜往今修禪寺是
也陳大建十三年坐滅凡三瘞體骨踊出後置乃已
徐則東海剡人居天台觀梁武帝詔講道要徐陵欽
其風致爲之作頌晉王廣鎮揚州召問道法則遜免

忽一夕死棺自江都還台未至時台人見則徒行云
今得放還故棲矣令弟子掃室曰客至宜延於此語
訖跨石梁而去湏臾棺至方知其異
布袋和尚在奉化縣岳林寺常瞠腹以杖荷一布袋
凡供身之具盡貯袋中隨處偃卧時號長汀子天將
雨卽着濕草履途中驟行遇亢陽卽曳高齒木屐豎
膝而眠梁貞明三年於寺中東廊石上端坐而逝
孫遊岳字穎達東陽人喜道家學嘗步赤松澗縉雲
堂卜終焉之地師事簡寂先生于廬岳遂授三洞經
法及楊許二真人墨迹後茹芝却粒又專服穀實丸

六十七年顏采不替簡寂羽化卽還舊隱齊末明初
詔主興世館由是竒逸之士孔德璋劉孝標輩皆結
廬爲塵外之好以病乞歸詔未允安坐而終門弟子
數百人惟陶弘景爲入室

鄂去奢衢州龍丘九峯山人年三十居處州松陽之

茅山結庵絕頂後三十年上昇去

見列仙傳

陶弘景秣陵人字通明號華陽隱君嘗居寧海閩風
里與張少霞煉丹嘗夢神告曰山在後海在前金笈
玉笥居兩邊是中可以藏汝丹遂瘞丹焉其後漁人
每黑夜望見火光宋紹興初邑人胡俊發地得甕合

大小三重內貯紫赤石如鐵有陸湜者取而藏之居
半載有一道流至號茆山人與語大悅留宿以丹視
之道流嘆異夜深各就睡比曉人與物俱亡矣

見南史隱

逸傳

智顓陳穎川人陳姓字德安學佛于章安號智者大
師十歲誓佛前願荷正法游佛隴感定光之夢卽建
寺後示滅石城其徒輿葬佛隴今真覺院有塔存焉
嘗著正觀十卷緇流宗爲天台教天聖中詔求其書
賜名天台總錄其徒如灌頂普明及智晞智瑪輩皆
有名詳見顏真卿梁肅碑

灌頂章安人吳姓字法雲號章安禪師聆智顛所說法了無遺忘嘗入都講演義疏晉王遣使送之還山爲造國清寺今爲天台第五祖師先是同門智晞絕而復蘇其徒問曰師生何處曰吾生兜率天上見先師智者坐寶座旁皆有人惟有一座尚虛問天人云六年後灌頂當升此說法及化果如其年

豐干寒山拾得俱隋時人號國清三隱豐干者貌尤寢被髮布裘或時唱歌人問之第云隨我騎虎游松門三人每邂逅則長吟大笑人莫測也有詩偈三百題松石間如云日日日東出日日日西沒不知千古

萬古人送向青山成底物人競傳之正觀中間丘守嘗問豐干天台有何賢聖答曰見之不識識之不見欲見而識不得取相國清有寒山拾得狀類風狂歌笑不常蓋普賢文殊後身也公至宜謁之至則二人方據火談笑間丘遽作禮二人云豐干饒舌耶遂握手出門而去其後寒山隱寒石山拾得隱祥雲峯遺跡可攷獨豐干不知所終

真觀者姓范氏錢唐人父母禱佛而生左掌有仙文右掌有人字居靈隱石室戒行精高祈禱輒應嘗作愁賦爲詞人所稱隋開皇十四年白晝而逝有塔在

東岡宋王欽若重修

...

...

...

...

...

...

...

...

浙江通志卷六十七

浙江通志卷六十八

雜志第十一之六

仙釋

律師光範為童子時事師曰靈祐師學通經記唐時

居嘉興空王寺更居靈光寺與其徒講贊數言百流

會歸之說自吳南北郡邑緇衣咸來受法人人自得

著釋會章句十五卷見唐沈亞之集卷四十卷又

寶安禪師唐蘇州人姓夏親運土石於嘉興精嚴寺

立五臺院時壽八百餘歲不衣絲綌寢卧亂草深明

宗旨終後肉身不壞尋遇沙汰遂即闍維空中飛鶴

盤旋化畢祥雲始散



徐道士唐宋居青溪縣天樂觀年八十餘自夢大羅
天賜詩因白衆尸解而去

清晝字皎然宋謝靈運十世孫以詩鳴于時居吳興
興國寺西院與唐刺史顏真卿諸名士酬倡及預撰
韻海鏡源著儒釋文非傳及經典類聚四十卷又有
茶訣一篇

稠錫和尚桐廬人唐開元間卓錫南嶽庵前稠木自
開嘗下山復歸庵衆不納一日偕二虎至僧衆怖走
稠錫曰勿怖止欲決去留耳吾果不能住此庵虎當
恣噉我如可再居統吾身三匝虎繞行如數衆懼請

止集衆五百遂爲大禪刹云

少唐縉雲人俗姓周年十五出家從學諸方唐貞元
中嘗至江陵遇一僧謂曰汝化緣在睦州言訖不見

康至睦州日乞食城中得錢誘小兒誦阿彌陀佛一
聲遺一錢即高峯山巔建道場坐逝之夕有光燭烏

龍山山色爲變白宋賜號廣道大師

道標唐律師富陽人永泰中住南天竺寺飛來峯之
南西嶺下葺茅爲堂號西嶺草堂喜吟詩與吳興皎
然會稽靈徹唱和時人有冰雪摩雲霄之譽

吳筠字貞節本華陰人通經義美文詞隱居不仕唐

天寶初召至京師明皇與語自請隸道士乃入嵩山
初所與明皇言皆名教世務明皇嘗問道曰深於道
者無如老子五千言復問神仙治煉曰此野人事非
人主宜留意歸居餘杭天柱山著述文章凡四百五
十卷禮部侍郎權德輿爲序遺蛻塋天柱山西麓
間丘方遠其先齊人幼辯慧學於廬山道士陳玄悟
又傳法籙於天台葉葳質尤好儒學詮太平經爲十
三篇唐景福中始居餘杭大滌洞吳越王錢氏厚加
禮遇奏請賜紫又奏號玄同先生重建天柱宮以居
之一日入齋中作控鶴坐怡然而逝有異香滿室

法禮俗姓包少出家雖不知醫惟以意療病無不愈
雖不知易占候無不應驗同侶過揚子江遇風一舟
人皆懼法禮立於船前張眉曰江神何不收風止浪
俄而風息衆得濟岸唐武后徵爲國師居龍興寺
葉靜有道術唐時嘗講經虛白觀忽有南海龍化一
髯叟聽講罷訐云胡僧呪力甚大欲喝海竭語甚哀
切靜乃書朱墨符遣門人持往海上救之海水復還
龍獲無恙初觀在原上無井汲水遠甚一夕龍於觀
左穿一渠泉流不絕遂成大溪因號靜曰仙師溪名
曰龍溪

苗龍會稽人失其名能畫龍故呼之曰苗龍後得道
僊去今龍瑞宮東南一峯崛起上平如砥人號曰苗
龍上昇臺

僧淵叟元和尚永康人法名行元嘗作頌云來亦無
所從去亦無所至來去既如一春風滿天地放筆跌
坐而逝茶毗後舍利無數塔於萬壽寺有贊布袋和
尚云杖肩布袋跣足獨行落魄落魄忘却下生

大徹信安人姓祝氏唐貞元中行化閩越西安明果
寺其道場也憲宗嘗召見問法今明果寺有大徹禪

吳善經縉雲人號三洞法師唐權德輿爲作碑銘曰
築室于僊都演道于明庭棲神于太清隱機于開元
歸根于露僊其來適然其去寥然

馬大僊唐光化間馬氏女青田縣人既嫁家貧養姑
尤謹遇異人授以仙術往來傭織去家百里乞食有
美不食卽以箸筮浮還家薦於姑頃之復回人始知

其不凡呼爲馬大仙云
羊悋唐時以明經授括蒼尉隱于括蒼山一日與青
蓮觀道士飲于阮客洞酒中忽仆地七日乃悟云初
見一人自云雲英邀入洞中石間有物迸出曰此青

靈芝也食之得仙惜取食之自是惟飲水覺身輕日
行數百里後入委羽山人莫之見云

杜光庭縉雲人唐咸通中進取不利入天台山學道
應制爲道門領袖僖宗時從幸興元後隱於青城山
蜀王建封爲廣成先生卒年八十五人以爲尸解云
嚴青會稽人居貧常於山中作炭忽遇神人授書一
卷曰汝骨可長生并教服石髓法青受之卽見左右
常有數十人侍之嘗夜行都巡呵問何人青亦呵問
都巡怒叱從兵收之青亦叱從神錄之青徑去而都
巡等人馬不能動明旦鄉人曰必嚴公也報其家往

謝青乃放去青後斷穀三年仙去

圓脩居鳳林白樂天從問佛法大意脩曰諸惡莫作
衆善奉行樂天曰三歲孩兒也解怎麼說脩曰三歲
孩兒雖說得八十老翁行不得

寰中居虎跑嘗示衆云說得一丈不如行取一尺說
得一尺不如行取一寸

宗杲居徑山嘗對宋仁宗曰瞥起是病不續是藥不
怕念起惟恐覺遲如此數語不幾於近道者乎

會通者姓吳名元卿唐德宗朝爲六宮使方春韶花
卉盛發翫賞移時因感悟自是忽忽不樂帝恠而問

其故以願從釋爲對遂放歸錢唐見韜光韜光令謁
鳥窠鳥窠爲祝髮服勤數年未蒙印授一日告辭鳥
窠曰汝何往曰諸方學佛法去曰若是佛法吾此亦
有少許曰如何是佛法鳥窠於身上拈起布毛吹之
通卽豁悟不復他行世號布毛侍者今招賢寺乃通
道場
續空者吳人本齊君房也苦貧力學爲東餒所驅唐
元和初游錢唐至孤山寺饑卧莽中有胡僧顧君房
曰法師旅况諳否君房拭目而應曰汝何爲者僧曰
子不憶講法華經於洛中同德寺乎探囊中出一棗

如拳曰食之能憶過去未來事君房食訖而寤頃之
乃悟昨講經事遂落髮孤山寺中
雲閣黎者居寶山蘇子佐郡遊寶山偶入方丈小院
聞然有僧隱几低頭讀書與之語漠然不對問其隣
僧曰此雲閣黎也不出十五年矣不數月逝去
司馬承禎字子微隱天台玉霄峯號白雲子博學能
文尤長古篆唐武后累詔不起睿宗召問理身之道
對曰國猶身也老子言游心於淡合氣於漠順物自
然而無容私焉天下治矣又問陰陽術數則曰損之
又損以至無爲帝欲寵以官固辭歸著坐忘論年百

餘歲忽謂弟子曰吾今爲青童君所召乃蟬蛻而去
弟子歛空衣葬之

葉法善字道元居松陽卯酉山之陽年十三遊名山
求煉丹辟穀道引胎息之法唐高宗玄宗朝累著道
術時高宗悉召方士化金爲丹法善上言丹未可遽
就徒費財與歲月耳李邕爲處州刺史以文章翰墨
名世法善求邕爲其祖葉國重作墓碑文成併求書
邕不許法善乃具紙筆夜攝其魂使書刊畢持以示
邕邕大駭世謂之追魂碑玄宗嘗於元夕詢法善四
方燈火極麗處法善曰無踰廣陵帝曰朕恨不一觀

法善曰陛下欲觀不難也俄而虹橋起殿前法善請
帝步而上無回顧帝從之俄頃到廣陵見陳設之盛
爛然燈火下遊人皆驚仰快覩兢呼曰仙人見五色
雲中帝大悅勅伶官奏霓裳一曲數日廣陵果奏云
開元八年卒未一年棺開尸化玄宗詔贈越州都督
并御制碑文

靈徹唐人會稽洪氏子出家爲釋好吟詠嘗從嚴維
學一時名卿巨公多賓禮之終于定州開元寺門人
遷之建塔山陰天柱峯有詩二十卷劉禹錫序之
茅盈初居赤城後得道于金陵之句曲山上升爲東

嶽上卿司命君太元真人乃秦時仙人茅濛之玄孫也濛字初成始皇三十一年九月白日升天偈云神仙得者茅初成駕龍上升入太清時下玄州戲赤城繼世而往在我盈果至是盈果得道盈仲弟固爲武威太守次第震爲江西太守聞盈得仙皆棄官學道後固爲句曲真人震爲保命地仙主司是爲三茅君德韶龍泉人字惠舟五代時入台嶺憇智顛道場後於通元峯卓庵嘗有頌云通元峯頂不是人間心外無法滿目青山時法眼印可之凡建道場一十有二處宋開寶中示滅蓮華峯世號韶國師

朱霄不知何許人居杭州白雲庵善河圖秘緯持其法嚴甚錢忠懿王錫賚一不受廣順初謝歸乃葺庵爲觀居之今栖霞宮是也

貫休姓姜氏蘭谿人唐天復間入蜀蜀主賜號禪月大師苦節峻行善草書工詩著西嶽集二十餘卷錢鏐稱吳越國王貫休以詩授之云滿堂花醉三千客一劍霜寒十四州鏐欲改爲四十州師不可次日遂遁去

文喜嘉禾語兒溪人姓朱氏梁開成間嘗往五臺山禮文殊大士後參仰山契悟命爲典座一日見文殊

跨獅子緣彘側師訶曰文殊自文殊文喜自文喜遂
掌之文殊湧空曰苦瓠連根苦甜瓜徹蒂甜脩行三
大劫却被老僧嫌唐咸通中築室千頃山居之光啓
三年錢武肅王請住餘杭慈光院奏賜紫衣號無著
光化三年移住無著院

智覺名延壽周廣順二年居雪竇寺吳越錢氏崇信
之著宗鏡一百卷陳瓘贊其像曰宋之興也錢氏重
民輕土拾別歸總用師之勸諭誨也

契盈者閩僧也從吳越王登淶波亭王曰三千里外
一條水契盈云十二時中兩度潮人以為切對蓋其

時兩浙貢賦自海路至青州登陸故云三千里

章思廉遂昌人居壽光宮爲道士誦度人經有悟遂
默不語絕粒不食踰四十年預言休咎多有驗

范子珉處州道士嗜酒落魄談人意外事多奇中善
畫牛往訪郡守錢竽曰負公畫四軸故來相償畫成
儼然就逝將斂得片紙於席間書曰庚申日天帝詔
范子珉蓋其亡日也

三平和尚有真身塑像麗水之大安院有破衲若蟬
翼藕絲其徒寶之

周南遂昌人號知常叟壯年放蕩遊四方謝棄鄉里

學僊不成去學佛以易著名宋

唐子霞宋政和間學道洞霄宮嘗著大滌洞天真境錄自號渾淪道人宣和元年詔主杭州洞霄宮明年盜起臨安縣官吏散走其徒亦治舟請行先生曰吾被天子命主此宮守死職也公等第去已而賊至先生正色叱之遂遇害門人程用光叩闕言狀憫其忠賻錢三十萬贈正素大師有詩文數百篇傳于世馬湘字自然錢塘人或曰鹽官人少爲小吏好經史工文學嘗遍遊方外至湖州醉墮雪溪經日而出衣不沾濕指溪水能令逆流每賒酒于白塔巷酒肆一

日沉湎謂主人曰我今得仙矣所逋酒價焉敢輕酌遂出囊中藥化賣酒鐵器並爲紫金宋大中祥符間卒葬於其家東園明年東川奏梓潼縣有道士馬自然白日上昇杭州發其塚止存竹杖 明嘉靖三十

九年余脩浙志將置仙釋七月二十四日有神附鸞書曰丹陽道人馬自然煩大夫脩作不可舍我也在座者皆駭之余因悟曰將欲脩入志中乎曰然然然曰我不甚知公出處柰何鸞書曰考西湖志餘見予蹟也已而檢西湖志餘果得之蓋亦異哉

道潛於潛人通內外典能文章尤喜爲詩蘇軾守杭

日十智果精舍居之又爲作參寥泉銘蘇轍稱其詩無一點蔬筍氣體製絕似儲光羲非近世詩僧比也
贊寧德清人生於金鵝山嘗授詩訣於前進士龔林
宋太平興國三年太宗聞其名召對資福殿賜紫衣
改號通惠八年詔脩宋高僧傳二十卷又與蘇易簡
道士韓德純撰三教聖賢事蹟一百卷又著鷲嶺聖
賢錄又有內典集一百五十二卷外學集四十九卷
崇寧初賜號通慧圓明大師
惠思於潛人西普明智寺有惠思所爲浴堂記王安
石嘗有送惠思詩

惠勤餘杭人嘗從歐陽公遊三十餘年脩稱其人聰
明才智有學問尤長於詩東坡有贈錢塘勤上人詩
序
文偃嘉禾人姓張氏少時徧遊方外遂得道於雪峯
禪師宋太宗朝賜謚號康真洪明禪師

楞嚴師名子璿宋時寓秀州精嚴寺講楞嚴經自作
疏疏未作時夢文殊入口既畢夢出於口疏成聽者
雲集夏竦奏號楞嚴大師肉身葬於真如

李鼻滄宋紹興初劉延仲寓秀州常有道人過門或
從求藥則以鼻涕和垢膩爲圓與之因目爲李鼻涕

延仲與坐曰今日適無酒爲禮道人笑曰床頭珍味
泉一尊何不出以待客劉大笑呼童取尊道人曰不
必取但將一空瓶來瓶至索紙覆之少焉香溢於外
咸美酒矣坐者皆醉明日劉有他客出所謂珍味泉
者啓之而中空無涓滴一日詣劉別云後二十年某
月日當於真州相見至期劉卒於真州

長水法師嘉興人有道行註楞嚴經八十一卷跏趺
而寂以兩甕合之葬真如寺宋建炎初金兀朮兵至
發之見手爪遶身復瘞之而出

唐廣真嚴州女子也旣嫁得血疾夢道人與藥服而
愈自是與夫相離從師脩道徑謁何仙姑宋淳熙中
在郭家食飯次若有人喚者出門逢三仙人引至海
邊跨大蝦蟇渡海因隨遊名山仙人問曰汝欲超凡
入聖耶留形住世耶棄骨成仙耶對曰有母尚在願
終奉養曰如是且留形住世遂與丹一粒吞之自是
不米食後召入德壽宮封寂靜凝佛真人

徐立之舊名炳學老子法隱於杭西湖之迴峯人呼
迴峯先生通判都官員外郎蘇爲嘗謂之曰何不仕
乎曰若時與命會可以佐天子福元元不然則悔吝
生矣曷若追冥鴻霧豹與孤雲俱爲敬其言爲著傳

迴峯今雷峯也

丁飛字翰之本濟陽人讀老莊書居錢塘龍泓洞蓄妻子事耕稼如常人夜半山靜取琴彈弄少睡寡言與人相接禮簡情至未嘗有罷倦之色又不見有所服餌或問之對曰治心脩身之外復有何物

慶祥九曲禪師杭人姓祝氏有辯才多聞強記受業於祥符寺學南山律兼通六籍史書莊老百氏之學撰高僧傳三十卷宋淳化二年預史館集新書五年遷左街僧錄王內翰贈詩云詔脩僧史浙江濱萬卷書中老一身

智圓字無外錢塘徐氏八歲出家傳天台三觀於奉光源清師嘗歎荆溪沒後微言墜地留意撰述作十疏通經師蚤勤儒學兼涉老莊自號中庸子居孤山瑤院有高世之節時王文穆罷相牧郡僧悉迎於關外慈雲邀師偕往師以疾辭笑謂使者曰爲我致意慈雲錢塘且駐却僧聞者歎服師少抱羸疾多杜門獨居惟與處士林逋爲鄰友相好以詩文自娛雜著五十一卷題曰閑居編乾興元年二月十七日自作祭文挽辭越二日示寂門人奉遺訓斲院之後山歛以陶器合而瘞之

辨才法師名元靜本杭之於潛人居錢塘之天竺傳
天台教學者常數百人又特善呪水以治病輒愈宋
熙寧間嘉興縣令陶彖有子得疾甚異形色語笑非
復平人令患之乃大出錢財聘謁巫祝厭勝百方終
莫能治辨才適以事至令素聞其名卽馳詣師且狀
曰兒始得疾時見一女子自外來相調笑久之俱去
稍行至水濱遺詩曰生爲木知人死作幽獨鬼泉門
長夜開衾幘待君至自是屢來且有言曰仲冬之月
二七之間月盈之夕車馬來迎今去妖期逼矣未知
所處願賜哀憐師乃許諾因杖策從至其家除地爲

壇設觀音像於中取楊枝露水灑而呪之三遶壇而
去是夜兒寢安然不復如他時矣明日復來結跏趺
座引兒問曰汝居何地而來至此答曰會稽之東卞
山之陽是吾之宅古木蒼蒼師又問汝姓誰氏荅曰
吳王山上無人處幾度臨風學舞腰師曰汝柳姓乎
乃蹶然而笑師良久呵曰汝無始以來迷已逐物爲
物所轉溺於淫邪流浪千劫不自解脫入魔趣中橫
生災害延及無辜汝今當知魔卽非魔魔卽法界我
今爲汝宣說首楞嚴祕密神呪汝當諦聽痛自悔恨
訟既往過愆返本來清淨覺性於是號泣不復有云

是夜謂兒曰辯才之功汝父之虔無以加焉吾將去矣後二日復來曰父與子遊情不能遽捨願一舉觴爲別因相對引滿旣罷作詩一章曰仲冬二七是良時江下無緣與子期今日臨岐一盃酒共君千里遠相離遂去不復見他神異多類此趙清獻公贊之曰師去天竺山空鬼哭天竺師歸道場光輝歸老龍井與蘇東坡秦少游爲方外交卒年八十三蘇穎濱銘其塔

見秦少游集及蘇穎濱塔銘

管歸真錢唐人天聖間遇一青衣自言姓邊氏有點化黃白之術願以爲贈歸真問曰歷歲久遠能無變

否曰五百歲後當復故爾歸真笑曰得不悞後人耶青衣以手加額曰先生真人也吾有紫府符法珍藏已久今得先生豈可隱乎於是跪而受之不踰年符法大振祥符中召赴闕行符救病無一不愈京師早召歸真作法龍虎飛躍膏雨大霑加大法師賜號正白先生

李芟濟南人宋乾道中寓臨安軍營中聚學自給暇則縱遊湖山嘗詣淨慈寺過長橋於竹林迷徑見青衣道人斲筭芟揖之道人問所往曰將往淨慈瞻禮五百羅漢道人曰未湏去且來同食燒筭食之甚美

俄而風雨晦冥失道人所在芟皇懼伏林間少頃雨
竟而出至寺門覺身輕神逸行步如飛歸舍不復飲
食其兄大猷訪之來臨安芟聞之徑去云遊華山矣
又云入蜀隱青城山大猷後爲梓路官使人至眉訪
之眉守報云數年前聞已輕舉乘雲去今惟繪像存
焉

全宰錢塘人孩抱時不喜葷血其母累覩善徵勸授
法濟大師受戒行及長徧遊諸方叅請得石霜禪師
印證密加保任後入天台山闍巖與寒山子所隱對
峙魁木怪叢萃其間宰居之二十餘年惡鳥革音

國院

山精讓窟出入經行鬼神執役或掃其路或侍其傍
或代汲泉或供菜果時人見宰未嘗言至宋終於鎮
陸永仲字維之餘杭人少與計偕入汴羣法從邀令
雜坐命道人相之道人指永仲曰秀才問以科第曰
且還山及別道人以粒丹授永仲曰緩急用之永仲
下第循汴而歸恕濤大作以丹投之風浪恬息岸上
有呼永仲姓名者則道人也遂幡然有出家之想隱
大滌山中

佛印禪師者杭之蠟燭菴聖水寺皆其道場也世傳

其詆諧滑稽而僧史亦眇其人不爲列傳蘇東坡貶
惠州時佛印禪師致書云子瞻負高材遠放寂寞之
濱權臣忌子瞻爲相耳人生如白駒過隙三二十年
功名富貴轉眼成空何不一筆都勾尋取本來面目
子瞻讀書萬卷而不知性命所居不可謂之聰明也
努力向前珍重珍重觀此書亦似乎近道者
孝宗幸天竺及靈隱有僧淨輝者隨侍上見飛來峯
問輝曰既是飛來如何不飛去對曰一動不如一靜
又看觀音手持數珠問曰何用曰念觀音菩薩問自
念則甚求人不如求己孝宗大喜

賈似道當國一日退居湖山有蜀僧襍褻徘徊賈問
之曰汝爲何僧對曰某詩僧也似道見湖中有漁翁
遂命賦之僧請韻賈以天字爲韻僧應口對曰籃裏
無魚欠酒錢酒家門外繫漁船幾回欲脫蓑衣當又
恐明朝是雨天賈厚贈之

濟顛者本名道濟風狂不飭細行飲酒食肉與市井
浮沉人以爲顛也故稱濟顛始出家靈隱寺寺僧厭
之逐居淨慈寺爲人誦經下火累有果證年七十三
歲端坐而逝人有爲之贊曰非俗非僧非凡非仙打
開荆棘林透過金剛圈眉毛厮結鼻孔撩天燒了護

身符落紙如雲烟有時結茅宴坐荒山巔有時長安
市上酒家眠氣吞九州囊無一錢時節到來奄如蛻
蟬湧出舍利八萬四千贊嘆不盡而說偈言嗚呼此
其所以爲濟顛也耶今寺中尚塑其像

道誠者錢塘人居月輪山號慧悟大師天禧中撰釋
氏要覽三卷又注王渤所撰釋迦成道記

道榮不知何許人淳化中居長隴院習禪定多靈異
時以羅漢目之旣入戒人有見於壽昌五百應真位
者今肉身尚存

妙幾仙居人陳姓母初娘夢有神僧告曰當生賢子
至生有竒相落髮事雙林昌師後歸林下通判章憑
因行縣謁之問如何是妙曰點鐵成金如何是機曰
百發百中章尊事之又有行機者號簡堂操行尤峻
世號大機小機云

澤龕寧海人葉姓建梁王寺塔塔成或請記歲月龕
曰吾自有之乃取一鐸朱書二十字使垂之絕頂曰
此塔記也宋乾道中通守趙師夔侍母陳經行見塔
壞欲新之夜感於夢且問始末使取鐸書以觀則曰
二十世十八姓之僧造塔遇走小月東邑之氏修治
趙母子駭嘆施緡錢百萬且繪龕像於塔下焉

靈悟大師名曇超姓張氏身長八尺蔬食布衣獨宿山林虎不能害建元末棲錢塘靈苑山講經有老人來聽問其姓名曰我龍也居富春鹿山之下聞師道行故來此師曰此庵無水汝能致之老人卽撫掌泉自湧出遂名撫掌泉老人復請師居湖南山巖山峻師不能陟老人化白馬載師登巖卓錫居焉宋嘉定三年敕賜靈悟大師

靈芝律師有戒行造五臺戒壇成忽一老人獻三珠來賀

朱棣字彥誠鄞人初本江南士子宋靖康初逃難抵明越之界匿石室中望巖竇數有異光因梯竹以上得一黑匣緘鑷甚固一劍橫其外啓之中有書與印言後鬼治病之術寇退棣設壇事之自是役鬼神如反掌最異者能追覓胗脉合沙鄭瓚嘗記其事

陳明越州攢陵鋪兵也人呼爲陳院長年三十有五時犯罪受杖遂蓬頭跣足若喪心者往來行歌無所定止頗能知未來事間與人言祁寒烈暑皆不畏避雪中不施一縷卧野橋上氣騰如蒸眼色正碧好以白堊書地且讀且歌字畫類五銖錢文觀者莫識中貴人典領攢宮者憐其寒常遺以衣乃轉與貧者淳

熙辛丑歲久不雨鄉民或叩以豐凶應曰木災竹災
魚災貧道災俄而高岡發洪山水暴至所經竹木盡
拔魚鼈掃空陳大病不食幾月腹皮皆凹入附骨隱
隱見五臟人謂其必死俄復如初有蜀客來道堂見
之焚香作禮曰先生正爲鄉里化緣造橋安得來此
衆始悟其爲異人神遊在彼云或問其年庚但云三
十五後微疾而終槨葬溪岸未幾其徒發瘞將火之
空無一物矣

見夷
堅志

遵式者姓葉字知白其母乞靈於觀音遂生式學行
孤高博習教觀苦學嘔血兩足皮裂式願力堅固以

死自誓建下天竺寺著淨土懺法金光明觀音諸本
懺儀行於世故號慈雲懺主

參寥者於潛人出家智果寺其見知於東坡也以臨
平絕句宗婦曹夫人者善丹青遂作臨平藕花圖當
時崇誦可知矣其他小詩亦清新可賞庶幾能遠塵
俗者

大通禪師者操律高潔人非齋沐不敢登堂東坡一
日挾妙妓謁之大通愠形于色公乃作南歌子一首
令妙妓歌之大通亦爲解頤公曰今日叅破老禪矣
重喜者會稽人爲僧錢塘少捕魚不識字忽能通佛

書作偈頌嘗云地爐無火一囊空雪似楊花落歲窮
乞得苧麻縫敗衲不知身在寂寥中其解悟如是
妙應者江南人宣和中往來京洛間佯狂奔走人呼
爲風和尚蔡京奪職居錢唐一日直造其堂書云相
得端明似虎形搖頭擺腦得人憎看取明年作宰相
舞爪張牙喫衆生又書云衆生受苦兩紀都休已而
悉如其言有越人姚令聲者在上庠日妙應語之曰
君不得令終端午日伍子胥廟中見石榴花開則竒
禍至矣令聲初任杭州監稅三載不敢登吳山後調
江山令來叅師憲出城數里風雨暴至憩路傍小廟

中見榴花盛開詢之祝史云此伍子胥廟也其日乃
五月五日令聲慘然未幾秦檜以宿怨追赴大理死
道明睦州人俗姓陳入開元寺爲僧契法於黃蘗禪
師常自織草履鬻以養親及施行路者宋末黃巢兵
壓境郡人洵懼明告以勿憂爲大草履令標之三十
里外木抄巢見之卽舍去郡人益尊禮之或有叩激
隨問隨答宋元符中賜悟空禪師

義澄富陽人俗姓孫投新定龍門僧德詮出家周顯
德中年已五十八始祝髮訪道四方宋咸平中住信
州玉山洞巖縣令章得象異之以聞真宗召至闕賜

號明慧大師後還錢唐因微疾作偈曰本來無質豈
有去住要識真歸南來北去端坐而逝時年百二十
八歲矣

維琳號無畏大士俗姓沈武康人約之後也好學能
詩宋熙寧五年蘇軾通判杭州招住徑山後居邑之
銅山作菴名無畏建中靖國初軾自儋耳還至毘陵
以疾告老琳往問疾贈詩云扁舟駕蘭陵自惜舊風
物君家有天人雄雄維摩詰我口吞文殊千里來問
疾若以默相酬露柱應笑出東坡谷曰與君皆丙子
各已三萬日一日一千偈電往那容歇大患緣有身

無身則無疾平生咲羅什神呪真浪出遂與琳夾始
琳之住銅山也院有松合抱郡將治屋索材將往伐
之琳知之預命削松皮題詩其上云大夫去作棟梁
材無復清陰護綠苔只恐夜深明月下悞他千里鶴
飛來縣尉至讀其詩乃止政和九年琳既老朝廷崇
右道教詔凡僧尼皆頂冠琳獨不受命縣遣尉諭之
琳卽集其徒趺坐而逝遺言以二缶覆其軀瘞山嶺
後

宋耕號雪溪先生世家雙流遷崇慶宋紹興中爲閩
中令以仙去後其孫德之聞其在四明親往訪焉至

雪竇山有蜀僧言聞諸耆老云山後有爛平山有二居士焉其一宋宣教也德之躋攀至爛平果見丹竈而仙蹤不可復尋矣乃置祠其上而歸

元照錢塘人自幼出家博究群宗初居天台移杭之東藏學徒爭從之復徙新城又愛餘姚之姜山因駐錫焉行益高凡禱雨輒應藥疫多效所撰有資持記行宗記應法記徃法記報恩記及刪定尼戒本金剛疏之類尤工楷頴吟咏得風騷體一日聞空中笙簫聲遂歸寂焉

張用誠越人一名端字平叔嘗入成都遇真人得金丹術歸以所得作祕訣八十一首號悟真篇已而仙去至淳熙中其家蚤起忽有一道流踞主席而坐叩其家事甚歷歷會其孫他出乃去人以爲用誠歸云張無夢永嘉開元觀羽士宋真宗召對講易謙卦上問曰獨說謙卦何也無夢對曰方大有時宜守之以謙復命講還元篇敷對詳明真宗大悅宸翰特賜以詩寵其還山

宿覺瑞安人居帆遊山訪道于曹溪六祖一見語契而去世謂六祖而下著見者三人南嶽猿護青原行思永嘉宿覺唐賜謚無相大師塔名淨光

元布袋此菴禪師景元永嘉人參蔣山圖悟有得悟
曰我這裏師禪都被元首座作一布袋盛去了也衲
子遂呼爲元布袋

林靈素初名靈噩字歲昌永嘉人母懷妊二十四月
忽夜夢神人袍帶執火筆指腹曰暫借此居及次日
乃生五歲不能言一日有道士踵門求見附耳語移
頃忽失咲而語自是日記萬言吐辭成文嘗獨登積
穀山得異書於飛霞洞縱遊東京侍蘇子瞻遊瑞佛
寺覽寺記數萬言默識無遺子瞻大稱之入蜀遇真
人趙昇得神霄大法政和三年至京寓東太乙宮徽

宗夢跨白龍遊神霄宮會靈噩進上召問卿有何術
對曰臣知天知人上見狀貌如夢中所見遂賜名靈
素號金門羽客冲虛通真達靈玄妙先生時宮禁多
怪命治之有驗一日謂素曰朕昔夢到青華帝君處
言改除魔髡何也靈素因勸上除佛氏崇道教每侍
宴太清樓下見元祐奸黨碑靈素稽首上怪問之對
曰碑上姓名皆天上星宿臣敢不稽首因爲詩曰蘇
黃不作文章客童蔡翻爲杜稷臣三十年來無定論
不知奸黨是何人上以詩示蔡京京惶愧乞出是年
五月大水臨城靈素奏請太子登城致拜是夕水退

因上疏言國難將至請遷都避之蔡京見疏大怒嗾全臺劾靈素妖議遷都愚惑聖聽僭改釋教毀謗大臣靈素卽還前後所賜出國門外上再宣復真人號不拜十一月與祠温州天慶觀
武元照蕭山人方在女孩母或茹葷卽終日不乳及菜食乃乳母異之後長議適人女不從忽夜夢神人告曰汝本玉女坐累暫謫塵世可絕食及覺欲不食毋強食之又夢神怒曰違吾戒也剖腹滌之因授靈寶法自是以符水療人疾一日詣數十家聚話後往其家訪之云已死矣驗其詣之日卽尸解之日在宋

紹興十一年也

丁野鶴杭人也元延祐初祖徐太師法導引辟穀者二十餘年道成遂羽化遺骨猶存鄉人奉其像於吳山之陽

阮日益號鶴巖於潛人受度於里之天目玄雷山真慶觀鶴形古貌苦志食淡徧遊湖海通性命學展卷超悟兀坐于天目山石巖中寒暑不動靜坐四十年不出元至元間卒壽八十餘

鄧牧錢塘人能通莊列諸書下筆追古作者嘗居餘杭洞霄宮之超然館經月不出四方以文字請者踵

至非其人雖購之弗與元大德間無疾而逝所著有
洞霄志文藁

高峯和尚結制示衆云封却拄杖頭結却布袋頭大
家團欒頭赤眼火柴頭噀正是冤家共聚頭不妨頭
上更安頭以拄杖打散又中夏示衆云前四十五日
何處去焦尾大蟲入鬧市後四十五日何處來三脚
驢子上高臺俊鷹快鷄便湏乘時跛鼈盲龜徒勞踣
跳又解制示衆云九旬把定繩頭不容絲毫走作弄
得箇箇皮穿骨露七零八落冷眼看來正謂掘地討
天千錯萬錯今日到遮裏不免放開一線彼此無拘

無束東西南北任運騰騰天上人間逍遙快樂然雖
如是且道忽遇鑊湯爐炭劍樹刀山未審何如棲泊
良久云惡

明本號中峯杭州人幼聽悟博涉書史爲文未嘗搆
思援筆立就居天目山四方從游者甚衆元仁宗賜
號廣慧禪師及歿文宗賜謚智覺元統中詔以其廣
錄刻梓命揭溪斯爲序

徐鸞海鹽人少有道術能收捕邪精錢塘人杜氏女
患邪鸞爲作法符召之見白衣人入門鸞一叱卽成
白龜後登石崎山不返兄弟往尋之見鸞在山上倚

樹不動遂抱下惟空殼耳蓋尸解也

莫月鼎歸安人名起炎初習舉子業三試有司不利
乃著道士服更號月鼎入青城山見徐無極授五雷
法用是召雷雨破鬼魅動無不驗雖嬉笑怒罵皆若
有神物從之者元世祖遣御史中丞崔彧求異人於
江南得之賞賚優厚卒年六十九金華宋濂爲之傳
抄經頭陀刺血抄經僧也楊廷秀贈以詩云刺血抄
經柰若何十年依舊一頭陀袈裟未着言多事着了
袈裟事更多又有住山僧者或謀攘之僧乃掛草鞵
一雙于方丈前題詩云方丈前頭掛草鞵流行坎止
任安排老僧脚底從來闊未必枯骸就此埋田叔禾
云前一詩可爲士人筮進解褐之規後一詩可爲士
人勇退抽簪之法

溫日觀者宋亡出家瑤瑤寺豪飲不羈徃徃出憤世
語善畫葡萄枝蔓皆合草書泐時寫詩文于上嘗在
朱宣慰家作畫訖遂寫一詩云昔有朱買臣今有朱
宣慰兩箇擔柴夫並爲金紫貴朱雖武夫然雅敬日
觀軒然笑曰我果然曾賣蘆柴和尚知我遂厚酬之
日觀酷嗜酒揚總統以名酒啗之終不濡唇見輒罵
曰掘墳賊惟鮮于伯機重之日觀時至其家索飲醉

卽抱前榮支離叟或歌或哭支離叟者伯機庭前松樹也每索湯浴伯機必躬進澡豆

德祥者號止庵仁和人故宋時爲僧涉元屬念舊國

其風雨詩云風雨閉門三十日年光虛度一分春懷涼舊國鶯花夢白髮江南有幾人聽雨詩云半夜思家睡裏愁雨聲落落屋欄頭照泥星出依前黑淹爛庭花不肯休望月詩云中庭地白樹棲鴉冷露無聲濕桂花今夜月明人盡望不知秋色落誰家

陳雲嶠者泗州人倜儻不羈人稱爲陳顛至元五年爲餘姚州同知就醫於杭寓赤山重陽日楊太史瑀邀張伯雨訪之偕遊水樂洞雲嶠自言前身泗州寺僧也戒行精嚴人呼爲老佛一日呼侍者作血臟羨

侍者曰老佛一世持齋何故思此老佛怒而去見陳平章曰我特索血臟羨平章亦以一世持齋爲勸老佛怒曰原來也是不了事漢平章不得已作羨啖之歸寺別大衆而作偈曰撞開平屋三層土踏破長淮一片冰趺坐而逝昇龕至淮河時冰合已久茶毗之際大震一聲河水自裂陳平章閑坐廳事恍見老佛入堂中追問之則子舍已報誕子卽雲嶠也明日伯雨送登高詩有云百年身付黃花酒萬壑松如赤脚冰揚太史和云方外弟兄存晚節人間富貴等春冰雲嶠笑曰我無冰字只有長淮一片冰耳明日雲嶠

吾祖蓋亦談破轉世之證也

張天雨元杭州人宋崇國文忠公九成之裔蚤從方
外學風裁凝峻工書善詩誦與吳興趙孟頫浦城楊
載蜀郡虞集諸人爲文字交嘗居茅山著茅山志自
號句曲外史

黃公望富陽人聰敏絕倫通百氏說尤工畫山水運
思落筆出人意表元至元中浙西廉訪使徐琰辟爲
書吏未幾竟棄去更名堅號一峯又自稱大癡道人
放浪江湖年八十餘卒

慧日天台人軀幹脩偉眉長三寸目精射人嘗從栢
子庭和尚講台衡之學住上下天竺本朝洪武初
召至京師寵賚甚厚以其年最高有戒行命爲學佛
者師一夕夢青蓮花生方池中謂弟子曰此生淨土
之祥也頃之書頌而寂

周思得錢塘人少穎悟從四十三代天師張宇初讀
道家書本朝永樂初召至京嘗扈從北征寵賚優
厚宣德正統間累封崇教弘道高士領道錄司事卒
年九十二贈通靈真人

梵琦象山人字楚石性穎發博通內外典住海鹽福
臻院洪武初以高僧召至京師親承顧問未幾卒宋

濂爲撰塔銘

沈野雲字道寧烏程人幼習方外學朝廷累召禱

雨皆驗深悅之賜三品誥封爲至高道士

宗泐號季潭姓周氏臨海人元末學佛九經書過目

輒成誦寓情詞章尤精隸古本朝嘗命往西域取

佛經還授僧錄右善世有奉詔註心經金剛楞伽

三經及所著全室集行世

妙淨臨海人性聰慧十五出家聞了堂和尚居四明

大興宗教即往參之得其奧旨時左菴爲浙東叢林

第一延妙淨主之衆皆敬服洪武初退休中峯尋移

雲峯見山水幽勝曰此可居矣足不至城市者三十

六年年八十餘端坐而逝所著有方便錄百忍圖

文謙福州人幼穎悟絕人好誦佛書十一出家遊吳

楚歷金陵諸山住台之鴻福寺振揚宗教洪武初召

至京師言論稱旨居久之忽謂其徒曰吾將去矣

援筆書偈云有世可辭是衆生見無世可辭是如來

見踏倒須彌廬空虛無背面遂端坐而化

右二氏之學吾儒之徒所不道也但其立心堅苦用

力精專而一切世味淡薄無累向使其以堯舜孔孟

爲之依歸不患不到聖賢地位也蓋自是天地間一

種人物故雜志之以備生人之理非與其進而鼓其說也

本二升文學善論之論既不貴也

其韻陶真爵氣空靈無背面致編坐

對筆書詩之亦對和翰最寒生且無對和翰最

至京兩言餘錄之皆以又之必隨其卦曰吾錄

乘聖念刻蕭由卦台之語語吉刻謝宗殊共走

天蓋師德人似疑野然入致備射書十一出

六平平人十餘論坐前後著存衣對檢百怒

浙江通志卷六十八

